

# 不自由的事故

著 Y S



行印店書光文

贵州省图书馆  
中文部

10215  
6

二之五文光  
專故的由自不  
—下族字世—

著 Y S



行印店書光文

## 目次

長街紀事	一
求乞者	一四
死病的判決	一九
高麗朋友	二五
同樂會	三三
紐倫堡紀遊	三八
求乞者	五一

青田小販	五七
一個朋友的遭遇	六五
恐怖底林子	七一
狗的故事	八二
納粹黨員	八九
世界公敵第一號	九五
信徒	一〇〇
四日記遊	一〇七
鄉居小記	一一六
樓P博士	一二七
小母親	一三六
名字能下飯	一三八

## 長街紀事

六月快完了的時候，我在長街上找到兩間屋子。

那條街很長，也不寬，鋪的全是碎石子。兩邊全是賣日常用品的小店舖。但  
嘈雜 正因了這原故，高貴的人都不往那兒走。我第一次去看房子時也是低着頭  
跑的。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第五號。第五號有兩個門，我進的是側門。（正門是  
家肉舖）。進門之是樓梯。我在二層停了腳。

應門的是一個臉色紅潤，銀髮，中等身軀的老年人；他穿一件藍一點的服，

我打量了一會，就說：「您是來看房子的？」

出租的是臨街的一間小臥房和不算大的客室。客室是可以改作書室的，不過缺少一張書桌。屋子和價錢我都很中意。兩間屋子對於我的工作會增加效率，而房租又不比我原來的貴。美中不足的，是那條熱鬧的街和沒有書桌。

我租下那房子。

第一天，我整理好書籍和衣服又發出一封長信，已是十點多了，感到疲乏就縮到牀上去。

熱鬧的街像永不願意休息；少年男女的笑聲，車輛行走的聲音……

我睡不着，用盡了種種法子也睡不着。我索性張開了眼睛，我想，等我底眼睛疲乏了的時候，街上的車聲人聲總該沒有了。但是，但是我失了望。

「早安，昨晚上睡得好麼？」女房東一面把早茶擺在客廳的圓桌上，一面含笑對我。

「早安，」我搖著頭，不舒服地回答說：「睡得壞極了。」

但沒有幾天我就習慣了，晚上睡得很好，平常也能工作。到了那裏以後工作進行得很快，這原因不能不歸之于朋友們的不來見訪。然而我對房東總是說：

「唉，唉，羅爾希太太，這使我難過極了，晚上總睡不好。」

「年青人爲甚麼睡不好呢？我們老年人都還睡得着哪。我在這兒住了三十一年了。過幾天你就會睡得好好的。」她害怕我要搬家，所以每一回都這樣說。她常常給我送水果或是點心來，有時是午飯的湯：「嘗嘗我自己作的湯罷，普通館子裏是吃不到的。」

有一天，她送了盤牛尾湯來。

不知爲了甚麼，我突然問她：「羅爾希太太，爲甚麼猶太人吃豬肉？」

「你怎麼知道我是猶太人？」她吃驚地嘶聲喊着。

「自然，我知道。」接着我就給她解釋我的見解和希特拉是不同的。

顫抖着，過了一會，「你知道這個了……」

「我是人，你也人，我們同是人……」

「是的，但是——」她望着我；「但是你是大學生。——大學生不能住猶太人的房子。」

「不，不，外國學生是例外。」

她安心了。

有一天，我游泳回來，放下衣服就走進臥室去。一個蒼白而戰抖的人站在房中間。無色的眼珠直盯着我，惡意地盯着我。

他的樣子使我害怕，尤其是那長得鬼鬼的白絨布睡衣，使我想到疾病與死亡。我急忙退出臥室，去避房裏的河，但是她不在家。我祇好在書室中坐下來。那個蒼白的人，像夜遊癩患者，像僵屍，他又一抖一抖地走出來了。無色的眼珠貪婪地盯着我。慢慢地又通過書室走進房裏的寢室去了。我發了一口氣，終於把



窗子和門全都打開，使房子的裏空氣流通一些，我自己則站在窗口，這樣好受些。

不久房東回來了，我就拿剛才的事責備她。她馬上給我道歉。

「那是我的男人，他病了三年。」

「甚麼病？」

「貧血病。」她的回答使我放了心。接着她又說：「從前他是個很好，很漂亮的人，現在他的記憶力壞得很。嗯，壞得很。我告訴他，房子已經租給別人了，可是他今天又——」  
「怎樣原諒。從前我的兒子住在這裏。而且三十一年，對了，三十一年來，他走慣了。」

我租住的房子，是四層的大屋。我已經說過，平房是一家肉舖；二層住的是肉店老闆的家，第二層是我們，第三層是一對年老夫婦和一個成年的兒子。頂樓住着兩個貧苦的母女。因為常常進出的關係，我們都有了樓上的交情。除了

第三層的一家而外，其餘的我都有機會同他們談話。三樓的那位兒子，頗有意思；他是個入了黨的小職員，每天都穿青黑色的制服，在樓梯上走上走下。然而這個人同我却從來沒有招呼。

房東告訴我，那兒子也是生在這屋子裏的，從前也常到樓下來玩，瘦乏了，就睡在她的牀上。然而，現在他不招呼她了。兒子的父母呢，也不打招呼了，不過在樓梯上見着時，却是例外，因為那兒沒有人看見。

肉店老闆娘也常到房東家裏來，她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中年婦人，雖然老了，自己却不自覺得，她肚子裏的話，多得同肚子一樣大。她好東問西探，而為人却很直爽。有一次我們談到現政府提倡的多育問題，她就說：

「X，X，X，X下些來又怎麼辦呢？從前一個星期我們到屠場去殺五條豬，現在兩條豬也賣不完。剩下的肉做肉腸，一屋子都堆的是腸子了……。前天來了個電燈匠，他就有五個兒子，天天只喝麵湯和馬鈴薯也得七八十分錢。吃早

飯就得一個兩磅重的麵包。」

「兒子多，政府不有幫助麼？」我問。

「幫助？那是空話，祇是一張紙罷了。」她說：「生四個給三百馬克，三百馬克夠甚麼呀？吃，喝，穿，那一樣也不夠。」

因為女房東到他們店裏買肉，有時也會遭到黨員的質問：「爲甚麼把肉賣給猶太人呢？」老闆笑嘻嘻地回答說：「嗟！一點猶太人的錢不很好麼？我又不是買猶太人的東西。」

頂樓上的母女倆，過着很貧苦的生活。母親是一個四十不到的貧血女人，每天都不停地工作。這一棟屋子裏的人家都雇用她揩地板，抹窗戶，每小時是三十分錢。——最低的工價。每天上午，她嚼着氣球樓梯，看見了她，我就會起強烈底同情。女兒呢同媽媽相反，年紀才十三歲，臉上紅紅的，因為每天幫着媽媽勞動，所以早發育了，看起來，還嫌過于結實一點。

同那女人講話的次數很多。因為星期三德國學生要受罰去，我這便外國人沒有課，發起是在家裏譯一點東西，有時她來了，就同她談談。

「……」她講丈夫是怎樣死去的；「隨便他們怎麼說，我餓死了也不讓卡卡去喊希特拉萬救！」

「一天夜裏，女孩子來打我的門。我們招呼過了，她就紅着臉對我說：『您能幫助我們麼？』」

我點點頭。

「媽媽想替您洗衣服，價錢同外邊一樣。」

我應允了她。

但是這事情沒有多久就中止了，因為她不能再替別人洗衣服。警察局說她沒有營業執照。她來告訴我那情形時，是一個雨夜，外面滴滴打打着，有時也傳來少年男女鬪笑的聲音。

「沒有法子，真是對不住。」

「不要緊。我也很覺得過不去。」

這樣我們沉默地對看好久。她的眼睛悲哀地望着我。過了一會才低頭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寫我的預備論文，一直到了兩點半鐘才到牀上去。

我彷彿嗅到一陣刺鼻的氣味，像甚麼布片燒着了。接着又聽見隱隱的人聲。過了一會，才又沉寂。

第二天早上，我洗過臉，走進工作室去，竟我奇怪的是早晨沒有摺在桌上。我開了過道上的門，就衝進來一陣燒焦布片的臭味。

女房東聽見聲音，就跑了出來。

「我的丈夫差一點燒死了！」接着她就雜亂無章的說了一大套。

晚上，我回到家裏，她才比較有系統地告訴我，這不幸底經過。

他的男人每夜總要開着燈睡，而這又是開支上的一筆不小的數目，頗近於

靠銀行裏放的一點存款在過日子。後來她就想出了一個代替的辦法。夜間用一杯水，水上放一個小鐵架，架上燃一枝小燭。這樣，又省錢，又安全了。

昨夜她的丈夫破例地起來了，睡衣的袖子碰在燭火上。

等到她驚醒了時，男人的衣服已經燒了一小半了。

「有危險沒有呢？」

「要明天上午才知道。醫生來過了，他說，到明天上午還不要緊，甚麼別的印象，就沒有事了。」

我被例去看望那個可怕的老人，但是這一次所得到的是悲慘的印象而不是可怖。

第二天，我在圖書館過了一天，吃過晚飯才回去。姨哭哭啼啼的來告訴我：

「X先生，我要要求你一件事。」

「好的。請說罷。」

「他沒有救了。」

「我很難過。」

「這幾天來的人多一點，想問緣借用這屋子——」

「多久時間呢？」

「直到他死的第三天。」

緊接着她斷續的聲音，我點了頭。

我再也沒有見他了，祇吩咐花店送去一盆廉價的花。

他埋在猶太公墓。

那天下午微雨，我也隨着她們一塊去了。挖好的土坑在我們面前，兩根粗索子，四個人，就把棺材放下去了。

羅穆希太太，用力擡起小半鍬子土洒到棺蓋上去，第二鍬輪到她的一位親戚。第三鍬是我了，我用力擡了一滿鍬倒去，那沙沙的聲音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四位工友，很快地把坑子填平了，一塊墓碑豎起來：羅爾希先生，一八×生——一九三五，十，十二死。

我很想搬家，但是又怕她太傷心了。過了一些日子，我打算對她說，但是她又太可憐，使我找不到開口的機會。這樣，我又習慣地住下。

十一月尾的一天，下着大雪，街上行人很少，不大聽得見甚麼聲音。五點鐘不到，我忽然聽見對面二層樓上發出甚高的喧吵聲來。接着就是打人的聲音——男人的叫罵，女人的哭喊。

我不能工作，我斜躺在沙發上。

一聲槍響，我的窗子玻璃破了，接着又是一聲，我的台燈破了。那邊也再沒有了聲響。

羅爾希太太告訴我，原來是一個失業工人自殺。他生活不下去，他逼着女人同他一起自殺，女人不願意。就始而爭吵，繼而打鬧，終于因男人底手槍來達到



男人的目的了。

「我得走，太悲慘了！我住不下去了！」我想着。

第二天早上我得到海岱山朋友的來信，我就藉口說下月要到那邊去，把房子退了。

十二月一日，我離開那條長街。那兒我住了四個月；但是我看見的委實太多了。

而今，又過了好長的年月，那些人不知道怎麼樣了？我很希望還能再見一面。

## 求乞者

第一次遇見乞丐時，我才開始學習德文不多幾天。當那年青的男子在人行道上嘵嘵叨叨地向我求乞時，我是完全沒有懂得他說的是些甚麼。後來：我就用英文告訴他：我不懂德語。

他也能說英語，不過是很生硬的。他告訴我，他想求一點購許。

像這樣的求乞者我遇見過多回。後來我到了柏林，見到的更多了。

在街頭，常常會有年老或是中年的人，用法文或是英文求乞。他們極客氣的請求異國人士同等的施與，三中拉丁文的博士文憑常會出現在我的眼前。（現在

改用德文的了。」

全德國任何城市的住宅門前，都貼着禁止乞丐的花條子。

我曾在一個德國人家裏作過賓客。有一次晚餐時，女房東照例又問我，今天在外面看見甚麼沒有。在她，是找不着話說，在我是想練習練習德語，於是就告訴她剛才曾經遇見過一個求乞的。

「不，不！沒有的，他騙你的。德國沒有餓人。他自己懶，不去工作。」她一連串說出這些話來。

在柏林我住在一個猶太人家裏，那兒也貼着那樣的條子。

有一天我躺在沙發上看書，房東女兒敲着門。

「外邊來了一個求乞者，您昨夜剩下的那兩個半杯紅酒，我可以給他嗎？」我走到過道裏。乞丐倚着門把深紅的酒送到像亂草叢的盤林中去。

有一次，我到「菩提樹下」後邊的一家戲院去買預售票，因為時間很早，那

兒就祇有一個貧血的女人。她常常注視我。那一天是飛着雨的，我放了一張二十馬克的票子出去就包皮夾隨意地塞進雨衣袋裏去了。我同售票女人說話的時候，突然覺得一件東西在我的腹部發抖。我低下頭去，我的眼睛和那一雙使我永遠難忘的眼睛接觸了。我寫不出她那時的情形，我祇覺得她全身都猛烈地震顫着，像馬上要崩潰似的。

「對不起，」一個低弱的聲音從她牙縫裏生硬地恐怖地溜出來。

我受了很大的感動：「不要緊，女士。」

她低下頭，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離開我。

我離開戲院時，她還倚着門前的一座巨大的白石女體，那是德意志的典型婦人，肥壯的身軀，快樂的外貌。然而她下邊，一個中年的婦人，除了皮和骨架子面外，她有的祇是痛苦。

她望着我，我却怕她。我取出一個馬克放在她手裏，一聲拉長了的「謝謝

——「踏進我的耳朵。」

爲了節省一點費用，我常到一家天主教的飯廳去吃飯。那兒定價比別的小館子便宜，學生和商店職員還可打折和購買飯票。正因了這個原因，去的人特別多。那兒有本市的各種報紙，我總是兩點半才到，這時人少一些，可以充裕地看報。

大門外成線的站着四十多個人，據說都是待剩飯的乞丐，誰先來就可以站前頭，所以他們往往是十二點就來站班了。

到了客人快走完時，一個侍者就走出去問：「今天多少人？」

等待殘羹者中的一人就答出今天來的數目。

侍者就進來預備下那麼多份盤和杓子。（不用刀叉的。）

剩下的馬鈴薯和湯和在一塊，從一個大鉛桶中勺出來分到盤裏去。

常常，所剩的不多，他們中的後來者，快快地退走了。這就是他們要早來的

原因。

上面就是我所見的許多求乞者中的一小部份，然而，整個精粹黨人却一定要加以隱瞞，但誰能隱瞞了真實呢？

## 死刑底判決

黑雲很快地聚攏來，灰的天顯得更陰沉了。馬上將有暴雨來臨。爲着一件先約，我不得不穿上雨衣，換一頂舊而破的呢帽。一段長長的路程去找一個朋友。找到一個學法律底朋友以後，他就同我帶着特許勞德證照着有力底雨腳，向法院去。

法院底大門矗立在面前了，我的心感到嚴肅的緊張。我們慢慢地走上幾十級的寬石階。

「這是一件事極有趣的事，」學法律的朋友對我說，「所以請輸入很多。」

「也許吧，」我回答他的話是這樣的，但我心裏却想到了人與人間底殘酷。遵照法警的指示，我們在旁聽席第二排上坐定了。到法庭，在我底生命過程中還是第一次。我感覺到這兒的光不夠，空氣不夠，溫暖和同情也不夠。

古裝的法官出庭，坐在受難耶穌的腳下。在他底命令發出不久之後，犯人就被帶到了。

法官所問的姓名，年齡，籍貫，犯人都以最簡單的言語回答了。

犯人底身軀是非常結實的，除了雙眼特別的下凹外，找不出與常人不同的地方來。他鎮定地站在衆人的目光下，頭低着。

法庭裏靜得很，法官和犯人問答的聲音傳進每個人的耳朵。

「你打劫人有五年了？」

「不，祇有一年半。」

「唔——」



「一年半，我敢發誓。」

「你的父親也是以打劫為職業的。」

「不，他祇是幫助過我——」

「他已經在半年前處死了，難道你不怕。」

「在目前我不能生活，我有妻子，有兩個兒子。」

「你不會進義務勞動營去嗎？」

「我……」犯人的話說不下去了。

「你的弟弟呢？」

「不知道。」

「他也是打劫人的？」

「不知道。」

「好，問完了。」

「法官先生！」犯人得到了勇氣，突然抬起頭高喊了一聲。「你不問別的嗎？」

「不。」冷冷的回答。

「同從前一樣！」犯人的聲音又低壓了。

犯人由兩個法警帶出去，法官們也暫時退庭了。法庭裡的人們低聲地談論起來。

「這個人壞得很。」同伴對我說。

我不願對那犯人加以任何的批評，用別的話把他岔開了。

「他一定是死刑！」

「也許，」我向他笑了「一下。」

「中國的法院比這兒殘酷罷？」

「不一定。」

「我從書上看見過。」

「看看你們十八世紀時的審問紀事，聽聽關於第三帝國集中營的傳聞去罷。」  
我報復地說。

他爲我的話默然了好久。

法官重又出庭。

犯人也重又出庭，他全身都在發抖，臉色是蒼白的。

法官站起來，一個字一個字從他口中流出來。

「現在宣判。」

犯人的頭仰着，求憐底眼光投在法官手上的紙上。

法官簡短明瞭地讀這宣判書，最後才是「按照法律××條××款處以死刑！」  
犯人的頭猛然向下一垂，幾滴眼淚洒在地板上。

「你怎麼哭了！」法官問。

「哭？——法官先生，這正是證明我同你們一樣有一顆好心。」說完，他失去顧忌地大哭起來。

法官的手一揮，那個人的生命就算完結了。

第二天報上把全案詳盡地登載出來，對破壞此案的警探大大地歌頌一番，把法官和犯人的問答也記載得很得清楚，惟有對我所紀述的，一個字也沒有提及。



「是的。」我冷淡地回答，他給我的印象太壞了。

「我是高麗人。」他靠近我說，並且同我在一張相連底椅上坐下了。然而我拒絕了那種友誼，祇竭力地使自己的回答變得簡短。

後來有人告訴我，他是日本人。但是我不相信。

「真的，他是日本人——」那人肯定地說：「我看見過他的護照。」

從大學秘書處，從外國學生辦事處得來的回答，他都是日本人。

我非常的討厭他，他不應該騙我，說是高麗人！

我們同在一個城市裏，同在一個大學，然而我們不大說話，祇是有時淡淡地  
點點頭。

這樣，這樣地就過了兩年。

一個春天，我加入外國學生會的野遊隊出去跑山。他也是隊員之一。

走到半山上休息時，我獨自走進林子去。（那兒，我們有半點鐘的休息。）

「劉！」

隨着他的聲音我就站住了，回過頭來。

「我想問問您！」他說。

「問甚！」

「還是親耳的？」

隨着梅蓮爾短而帶敵意的回話，我高聲笑起來。「X同志，您想我會同日本人作朋友嗎？絕不可能！絕不可能！」我又故意的笑，讓這不自然的笑朝向對方示意我不是「一個弱者」。

「您誤會了，我不是日本人。」

「難道您真是漢人麼？」我又笑。

「劉，我們拉了手罷，」他很誠懇地說。

「自然沒有甚麼不可以。」我把手伸給他。

爲了表示中國人的大量，我那天同他握了手，但是我仍是討厭他的。厭恨底根子永遠埋在我的心裏。

冬天，大雪連遮了城市，我應一個同鄉友人的約會去到離城較遠的一家林中  
小酒店。

朋友先到，他告訴我，今天一共是三個人。

「誰呢？」

他答覆我說：「你認識他的。」

我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來的人就是那討厭的傢伙。

「您好。」他拉着我的手。

「您好，」我敷衍着說。

「我到過您寓所幾次，您都不在。」



「謝謝您的拜訪。」

作主人的是個東北同鄉，他對這位高麗人一定有較深的認識。從他對高麗人談話的坦白一點上看起來，過去對高麗人的看法對高麗人是錯誤的。

高麗人在那天談話中無形地使我過往的觀念不再存在了。

「劉！您的朋友是東北人，確有人才知道亡國的人族痛苦。我並不很笨，我知道您對我不大高興。」

「過去我以為您是日本人。」

「是的，我用的日本錢票，但是——我這樣說您不會是日本人吧？」

「您也有不爭氣的同胞。」

「但是，」他舉起酒杯，「是呵，有一小部份。來，劉，我們乾了它！」

他的喉頭一動一動的，半支煙的煙霧就滾下肚子去了。

「我很慚愧，我不能喝酒。」我抱歉地說。

「對，您一定要陪我喝一杯，爲了我們死去的抗日同志，爲了我們失去自由和自由——這不是德國製造的啤酒，這是日本軍人的血！喝了，喝了以後我們就用『你』字互相稱呼！」

我聽見他的牙齒咬得格格地發聲，我不能不相信他，愛他！我們熱熱地拉

手。

同鄉人微笑了。

高麗朋友喝了七大杯啤酒，眼睛都紅了。

從那一天起，我們就常聚在一起，像最好的同志一樣。

廣瀨橋事件發生以後，他同我們一樣非常興奮。我們每天讀比原來多化一個多馬克，因爲德國報不大可靠，我們要買英國和法國的報，除此而外，我們還到咖啡館裏頭去坐坐。

有一天早上我還不會醒，他就來了，神氣很驚慌似的。他從袋子裏拿出一大

捲紙幣來。把一百一張的放在一邊，把五十和二十的交給我。」你有一百的嗎？」

我點點頭，「有的。」

「換給我！」

他急急地拿着錢走了。

學校裡盛傳着那位日本人行蹤的奇特，說他每晚都在吉卜西地下酒場鬧得很晚才回家。並且因為帶女人回家去睡，同房東也吵了一架。

對這英俊有志的朋友我不那樣想，晚上我獨自走到吉卜西地下酒場去。

他果然在那兒，一個半裸的妓女坐在他旁邊。桌子上冰桶裡放着一瓶酒。

因為他有女伴，我不願上去招呼他，就在另外一張桌子上坐下來了。

他的舉動很奇怪，是世界上最放浪的人！

夜深了，我同他一前一後的走到寂靜的街頭上。我想勸他，而他却先開口。

「你快走開——我沒有法子——他們監視我——」

我明白，我就繞着另外一條路回家去了。

後來我就沒有去找過他。

我又到柏林去小住了，一個寒假，回來時他已經不在了。

有一天我同一個德國黨員談話，他碰了，忽然問我一問：「日本人也作共產黨，您知道？」

「真嗎？」

「就是一個戴眼鏡的，已經押送回東京去了。」

## 同樂會

星期六上午我就接到星期二夜間的請帖。那是一九三七年度的大學同樂會。

每年這個會都在植物園舉行，這一次却在大學裏的 A.B.C. 裏。(拉丁字，大廳的意思。) A.B.C. 在我們大學裏是神聖的，除了黨裏有甚麼大事才打開來用了，而這一次居然用作同樂會的會場。

隨着帖子來的還有兩張啤酒票，是可以在未來的同樂會中換酒吃的。  
使我奇怪的是今年帖子上沒有印「請着禮服」這一行字。

Ania 裏很熱鬧。屋的四面都裝着燈，把屋裡，不大亮的燈光把牠的影子和來往着的男女的影子映到深綠絨窗簾上。地板正新打了蠟，反映出整個屋子模糊的影子來。

音樂台就借用了講台，十幾個穿長尾巴衣服的人坐他不滿，連幾張小圓桌也搬上去了。

我是八點半鐘入場的。一進去就遇見吳長和總務長，他們就招我坐到台上去。原來外圍來客今晚都得登台坐的。

快到九點鐘，桌子都坐滿了，校長讓了讓張小杯，站起來，他高舉右手，先叫了一聲「希特並萬歲」，然後開始了講演。

講演辭並沒有特別的地方，其中有一段卻與往年不同。「……往年被邀請的祇是教職員和學生，而今年，連搭話板的女同志我們也一律邀請。原則是她們也入了黨。我個人認為，人對人之間，祇應有其產黨和國家社會黨之分，除此而外，不

應該再有甚麼陪襯。……」他的話停了一下，「現在，晚會開始！」

音樂聲起了。男的請來女舞伴，踮舞起來。

我開始去找尋那幾位女工友。

她們是坐在一大堆松樹下邊的，所以很難在場中人所發現。她們一共是五個，年齡在三十五到五十之間，其中三層白髮，不安地坐在那兒。她們不跳舞，也不同別的來客說話。」

「十二點半，舞已跳得很久了，但是她們五個人始終沒有動。」

一個教授同我坐在一起。他忽然笑嘻嘻地對校長說，「我也我指地板的女同志跳一回舞，好嗎？」

「好極了。」

他在音樂開始奏「孤步」時走過去了。他走得很慢，他知道得很清楚，不會有人能足夠走他的舞伴的。

她走到她們的桌前，向最胖的一個深深一鞠躬；然後把護尾服的扣子扣上了。這種雍容的態度，弄得對方很不好受，但是又不能拒絕他。

他們是全場裡得最滑稽的一對了，教授消瘦而她却很胖。教授很自然，雍容華貴的，而她却步子很沉重。

在全場詭異的目光之下，他們吃完了。教授扭扭送回原位，等她坐定了，才一個鞠躬送回來了。

校長拍手歡迎他。

他坐下，喝了一口啤酒，「校長先生。」

「請說罷。」

「您也去跟她們跳跳舞罷。」

校長感到有點不好辦，但是他究竟是很聰明。「今天我跳得夠了。」

「我有些兒醉，」教授說：「要是我說了甚麼不中聽的話：你原諒我。」



「教授先生，教授先生，」……校長一邊拍他的肩頭，一邊「哈哈」地不自然的笑。

老教授也笑着拍校長：「您今晚高興極了，您同我地板的太太翻去跳舞罷。」

「今晚我實在累了。」

老教授把手伸給校長：「太晚了，再見罷。」又對我說，「您看我這樣子可以入黨罷？晚安，晚安！」

老教授走了。不久以後校長也走了。

那晚上我是很興奮的，我們一直跳舞到第二天的早晨。

## 紐堡倫紀遊

我在紐堡倫(1)待過一天，幸運地見到了希特拉；也見到中世紀這留下來的酷刑。

紐堡倫這城連不特在德國很著名，在世界上也是很著名的。我們到那裏正是一九三七年的九月初，那時正是國社黨年會(2)散會的日子。

天氣陰沉，好像要下雨的樣子。我們的大汽車在不平的路上跳着前進。

一個美國女學生埋怨車夫說：「您爲甚麼不走『國道』(3)呢，走這小路……見鬼！」

這不等到車夫底回答，她的同國人就用英語罵她：「傻瓜！今天能走國道嗎？當年會今天要散啦！」

那天是不能走國道的，國道上一定有不斷的汽車和大汽車。就是繞小路走也不見得就一點也不受影響，時常都得停下來讓對面開來的車子——因為我們的車很大。

坐這車子旅行，道已是第五天了，在過去的四天，我們從沒有感受到這樣的難過，今天，我們的肚子早就餓了，然而那這道是九點三刻。

「到紐倫堡就得先吃午飯。」領隊說。

「吃炸牛排！」另一個說。

「紐倫堡有肉吃了！」這一個聲音很低，然而給大家一種很大的希望。

我們有八天沒有吃到肉了。因為希特拉命令把豬肉牛肉都運到紐倫堡去供給那些黨徒大吃大喝。除了柏林和幾個大城市（4）的館子而外，肉是見不到的。這

幾天，我們在萊茵，梅雷區底中等城市或是小城市裏走，幾乎每頓都是吃雞（蛋），粉腸子和燻肉的。八天不知肉味以後，對肉底盼望是形容不出來的。

「也許我們還若得見領袖。」一個德國人學說。

然而我們第一個希望是吃肉，第二個希望才是聽見希特拉。自從那肉的提示以後，我們所希望的是趕快趕到紐倫堡，因為那裏有……

紐倫堡在煙霧迷濛裏現出來。天下着小雨。

人特別多，電車，汽車多得很。步行的更多；黃衣的 SA(S)，藍衣的 SS(G)，年青的 HJ(7)，黑裙黑領帶的 BDM(S)，赤裸上身的假工人。反正，這街是擠滿了的。

我們的車開得很慢，藉此慢慢的細看雨中的長街。他陳伸出頭去向街上喊：

「嚨！同志，希特拉萬歲！」(9)

「希特拉萬歲！」一個 SS 舉了舉手跟着車慢得進去。

「領袖走了嗎？」

「才回到國家飯店(10)去。」回答。

「國家飯店在哪兒？」

「一直去，您就見到領袖廳子了。(11)」

「希特拉萬歲！」

「希特拉萬歲！」

車往街邊慢慢走了幾分鐘，一個教堂的圍牆現出來了，牠對面是一所高樓，樓頂上飄着黑邊緣的領袖旗。

「希特拉住在這兒！」有人喊着。

「停車呀！停車呀！」英雄崇拜者喊着。

我們的領隊是德國人，所以他吩咐在這附近停下車來，想和聚集在週圍的民眾們一樣去瞻仰領袖的遺容。

但是有人反對，我也是其中之一；第一我們得先吃飯。但是幾個美國人和幾個德國人却藉故找飯館先下去看希特拉去了。

雨越下越大，而他們也沒有回來。我們各自從行囊中取出雨衣，正預備下車去。

一個美國同學，氣急敗壞的跑回來，「希特拉的汽車都開出去了！」我們不自主的就跟着他跑去。因為我們是黃種人，他們看在同日本的友誼上，讓我走到最前邊去了。在可憐公德的時候，我是願意人家把我當成日本人的。有一次一個日本兵士喝得爛醉，倒在維也納的街上，有人問他，他說他是中國的大使！真是太不要臉了。

黑色發亮的大篷車一共是三輛，前後兩輛都坐滿了SS，中間一節的後兩行位子也是那樣，惟有前邊祇有一個司機的SS，剩下兩個空位。

「該等一等，這該是老希要走的樣兒。」我這樣想。

雨更大了，我的帽邊緣貯滿了的水直流下來。緊靠着我的是一個BDM，水都落在她的頭髮上。她手上拿着一個不太好的照像機。正對華旅館大門，預備回頭好照。

「對不起，帽子上的水都洒在您美麗的頭髮上了。」  
紅潤的臉上泛起笑容。「不要緊。」

「您打算照領袖的像？」

「唔，對了。——您的德國話講的跟德國人一樣。」

「不見得罷。」我又問；「您得用五的光圈，半秒的快慢。」

「您照得很好，您照不照？」

「我身上有一個機器，但是我不能照。」

「爲甚麼？」她不解的問。

我就告訴她，有一個同鄉人在柏林看希特拉，想照像，而他用的是次照像機

。正當他要照的時候，便衣偵探就把他請走了。好在他的提督裏沒有武器，所以不久就被釋放了。

雨由大变小，時間已是十一點五十五分，却連希特拉的影蹤也沒有。

正午鐘敲過好久以後，旅館裏出來一個SS，手上規規矩矩地抱着一件白皮雨衣。

「領袖的雨衣！人們喊着。」

「前邊的人把傘收起來！」又有些人喊着。

在畫報上和影片裏，我常常見到希特拉，他不管晴雨都是穿那件雨衣的。

SS把雨衣送到中間的汽車的中間底空位上，自己就在車邊站住了。

「希特拉來了！」我身邊的BD激動地搖着我的膀子。

但是又白白過了一陣。幾朵鮮花舉槍去貢獻的少女們，又退回來了。

侍者把玻璃門向南邊拉開了。親希都伸長了脖子。果然門裏走出一個黃衣黑



的人，他走上汽車，在正中的位子上坐下，站在車邊的SS接着他坐下了。三輛車連續地開走了。

「不是希特拉。」少女向我苦笑着。

「我想走了。」我說。「人都慢慢地散了。」

「您不看領袖了嗎？」

正在這時候，又開到三部同先前一樣的車子。於是她說：「您等等罷。領

袖也許會從騎鐵土走出來……」

「像史太林一樣嗎？」我玩笑地說。這時人都散得更多了。

「不，像奧索里尼。」她正容地糾正我說。

希特拉並沒有從騎鐵土出來，他從正門出來了。剩下的人大聲喊起來。

希特拉仍是那一套微笑地舉起右手來。

SS，SA，警察把手拉起來，不讓人走到旅館前面的路上去。

希特拉上了車，車團走了。人們也散了，剩下的是寂靜的兩街。

我們去吃飯，但是我們還是沒有吃到鮮肉，祇把紐倫堡的小香腸多吃了七八條。

希特拉給我的印象並不深，反是那些不能在風雨中期待他的民眾漸漸地散去使我特別地注意。當他初上台時，他得到好多人擁護，然而現在却一天不如一天了。他使人像在今天一樣失了望。

在紐倫堡我還有見過驚心動魄的刑訊室，這，我也得記述下來。

紐倫堡的教堂很壯麗，然而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紐倫堡的麵包很甜，但是我也記不太清楚了；紐倫堡的烘烤小香腸滋味特別好，我也並不想再吃；惟有紐倫堡雨後的「王堡」(12)和那這留下來的刑訊室是不能使我忘懷的。

下午，雨停了，但是天很陰。我們十幾個人在廣大的宮院中走着，我們感到天就壓在頭上，呼吸都不大自由。一步一步發出的聲音，正像打擊在自己底心坎

上。王堡頭樓在石頭，看完牠，我們再去刑訊室。

刑訊室是一個三角形的三層高樓，其建築頗乎東方之塔。牠處在一個懸崖的邊上。這兒現在已改成一陳列館了，但是在一些年前，我們不會這樣容易就走近牠的附近的。倘若我們真走到了這裏，一些受苦難男女底慘叫聲，恐怕早震破我們的耳膜，而令我們毛髮森豎。

懸崖和石頭隔了一段人工的深溝，上面繫着木吊橋，我們很自由地走過去。過了橋，就進到第一層樓裏。這裏呈列着一些染着人血的大件刑具。牆上掛着各種不同的鏡子，殺人的劍，法官和劊子手的紅衣服，中世紀抽筋割皮，敲牙割舌底刑具——說成因罪還更好一點。三件東西是最使人害怕的，雖然說明上寫着是特製的原樣模型，然而……

我可以想到，行刑者是怎样把一羣受難者的衣服剝光，放在伸長板上，用大石吊住馬脚，用滑梯和小齒輪把受難者的肢體拉長——以致骨頭和骨頭脫離開

係。

把一個肥胖或器質的人，放在全是釘子的搖籃裏，顛過來，播過去，血從每一個傷口裏流出來，以致用自己的血澆進自己的口鼻中去；至於骨死。

把一個年青女子放到全是釘子的鐵椅上（13），看着血從她赤裸的身上流出來，背上，手上，臂上，腳上……反正設計者是精細的，決不讓一個女人除了頭部而外還剩一點好地方。真是這些變態心理的淫虐者！

總上我們看到車裂之刑，六馬分屍之刑。最使人害怕的是「盜婦人」（14）。

「盜婦人」是鐵作的，分成三部份，後部份是平的，把活的女人放進去，把兩扇門關上。門裏面是五寸多長的釘，頭部也是一樣。據說被鑿者一時不會死的。從前往往是頭天夜裏行刑，第二天很早就把下面的板子抽了，把門打開，讓屍首落到河裏去。

引導我們的人告訴我，從前還見有塊標語：「共產黨人和民主政治者注意！」

但是在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以前取掉了。

出來以後，好久好久，我才恢復了正常的呼吸，然而我想到更比這些殘酷底集中營裏的刑訊。

紐倫堡是個殘酷的地方，也許這就是國社黨要在這兒開會的理由。

「您覺得怎樣？」一個德國朋友問我。

「非常可怕，」是我的回答。

晚餐仍在紐倫堡，仍然沒有肉吃，可是我也不再想吃東西。

(1) 紐倫堡 Nuremberg

(2) 國社黨年會，每九月均在紐倫堡舉行一次，德文名 Partolar

(3) 國道 Reichsautobahn

(4) 因大城市裏有外國的高等遊客，怕他們將察出去宣傳。

- (5) St A Sturm Abteilung (暴徒英雄隊)  
 (6) St M Schutzstaffel (中隊爲警察中)  
 (7) H I 希特勒年輕時的部隊  
 (8) B D 希特勒當空軍團長時的部隊  
 (9) 希特勒官邸 (Holl Hitler)  
 (10) 國家飯店 Deutscher Hof  
 (11) 被中國帥字號一轟，希特勒所在炮臺掉著牠  
 (12) 王宮 Kaiserburg  
 (13) 德皇椅子 Reichstuhle  
 (14) 鐵婦人 Eisenore Junge Frau

## 求 名 者

爲了搜集一篇文章的材料，我到柏林去，在那兒打算住兩月或是三月。

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寄住在一個猶太人家裏。猶太人祇有一個胖太太，房子除了自住而外還剩下兩間小的租給人。我的朋友住了一間，剩下一間他們却要我住。在柏林不打算就擱很久，而且又找定了下榻處了，縱然他們的盛情可感，我也不願過多的麻煩自己。

我第二次去看朋友時，他們夫婦就拿新房客的行動告訴我：「劉先生，我們的房子租出去了。」

「很妖。」

「這個房客の舉動奇怪得很，」女房東說：「是個女戲子。」

老夫婦兩個搶着把那女人的行動告訴我。

「她不吃晚飯和早飯，代用品是三枚蘋果。」

「天天都怪聲怪氣地讀劇本，單單是一個『我愛你』，就能用七八種不同的腔調讀出來。」

不久，我就有機會見到這個怪人；她的身軀高瘦，兩腿下凹，皮色嫩黃，這個人既不漂亮又不醜，可是見過她一面的人無應該記得她的，因為有些平常。

第一二次見到時，她好像非常自負，大模大樣的。第三次起，我們就談得很好了。

我們談文學，談戲劇；她非難着現代劇——尤其是德國的現代劇。「二十世紀是沒有藝術的，我們現在所有的是替老四說話的宣傳。」



她並不是純粹的德國人，我疑心她也是猶太——因為德國人是不許住在猶太人家裏的。她的父親在世界大戰裏死了，母親還有一點卹金撫育她們姐妹倆。

她是姐姐，剛在明興（牟尼赫）地方的戲劇學校畢了業，在考試中她永遠是考第一的。我見過她的文憑，上面有「特別優良」幾個字。

「我現在到柏林來，想在這兒找個成名的機會！」每當她說這句話時，頭就會仰着去看天，眼睛閃着特別強烈的希望之光。

她的妹妹很快就要進大學了，母親對這成年的女兒不能再担任生活費。她非馬上找一個舞台上的職業不可。

在戲劇上她的成就不太壞的，她演過沙士比亞的四大悲劇，演過浮士德的第一部。

「您看看這些吧，」她把相片冊一本和剪下來的報紙給我，全部是她的戲裝相和對她的批評。

「我已寫信給國立劇場了，不久他們就會有回信來。」

但是國立劇場始終沒有給她回信，她的生活却一天不如一天了。

有一天我又見到她，她劈頭就告訴我，「我打算進電影界了。」  
我愣住了。

她立刻用悲哀的聲音給我解釋：「我沒有辦法。」

「他們答應麼了？」我問。

「他們有一封信給我，請我後天去試試。」

第二次見到她時，她在我前面哭了。

「不要緊，您原來是不喜歡電影的。」我安慰她說。

「他們不懂得藝術。」

過了好久，我才知道她失敗的原因。當她在導演前表演表情時，導演笑了。

他說：「小姐，您祇宜於演悲劇，第三帝國是不會值得您的。」另外一個却對她

說：「小姐，您連戀愛也沒有經歷過麼？」

她終於得到一個機會——一個戲院出演沙樂美，明天就上演了，而女主角在今天病倒了。經過幾個轉折，就找到了她。

我看到她的表演，的確是不錯的。

她演一次是八個馬克的報酬，除掉來回的汽車錢和賞侍者而外，每一回都不會剩錢的。

柏林的報紙對她捧得很利害，她的錢是絕對不夠用了。

我在那兒留得不長，當我到了巴黎時，突然又在國菲院大街上遇見了她。

她在柏林獲得了名，獲得了職業，然而她被趕出境了。她對我說：「我並不是德國人。」

「猶太？」

「是……的……」她啞啞着。

「還有甚麼關係呢？我們同樣是人。」我們更熱烈地拉着手。

## 青田小販

我才到歐德城不久，就第一次遇到青田小販。

我同一個同鄉人在人行路上走。另一面的人行道上走着一個提大箱子的中國人，他的衣裳不很整齊，帽子也很髒，特別是那沉重的箱子，使他的身子向右面傾斜得很厲害，箱的下部有時就幾乎觸着地面。

每當見着一個中國人時，我都會很親切地跑上去同他招呼，然而這一次朋友却止住了我：「別理他。」

接着他就告訴我：凡是提大箱子的人都是青田小販，在歐洲專門給中國人丟

臉。

由於他的話，我就不再理會青田小販們了。

城市裏有一間中國學生會所，除了一顆鈴記和一份贈閱的申報而外，那頂樓上就祇有一張長桌子 and 幾把椅子。申報是由西比利亞那邊郵來的，所以一個星期兩回，每回是三份或四份，（國際列車每星期祇開兩次。）有時不湊巧，七份八份的到。

我常常去看本市新聞和新書廣告。

有一天，我又去了。剛一推門，裏面的四個人就匆忙地站起來招呼我。

我有些討厭他們，從外觀看他們無疑地是青田商人。但是他們對我很好，像待父兄一樣。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而他們却把我的地址抄走了。

過了兩個多月，他們來找我了。

他們的話，我不大懂，就是德文，也講得令人難於明白，好在四個人之中還

有一個會寫的。

來寫寫到紙上了；他們的朋友姓程的被警察捉去了。原因是四天前他以三十八馬克的價錢買了一件絨氈的睡衣給一個女人。昨天他又到那兒去，女人要退還衣服，收回原價，他不答應。兩邊衝突的結果，是另一個男人打了他一拳，血從額上流出來了。那時還有一個人同他一起，便出來喊警察。警察來了，可是德國人說他把廚房桌子上的二十馬克二十分尼偷去。

他們要我設法去營救他出來。憤恨驅使着我，我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趕到警察局，時間已經晚了。第二天早上才見到了警察局的負責人。

交涉的結果是把他放了；因為，原告不能證明被告偷了錢，被告也沒法證明自己沒有偷。可是他受了傷，他被拘留了一天。

從此以後，青田小販就常常來找我，有時也請我吃飯。正因為這樣，我的麻煩也就更多了。不特青田小販知道我愛幫忙，就是警察局也來找我當臨時翻譯。

冬天，從大學回到家裏時總是黑發了的。有一次，我站在過道裏拂拭帽上的雪花時，房東趕着來告訴我；刑事偵探部打電話來，請我回來時打電話過去。

電話裏頭我問起找我的原因，他們也拿那原因簡略地告訴我。馬上我就說，「照德國的規矩，我不願白白的幫忙。」他說：上司出去了，他回來時再給我轉達，希望我能馬上到那進去一趟。

鐵門開了，我隨一個帶着很多大鑰匙的人在一條陰森的甬道裏走着。甬道的兩邊是一些兩兩相對的小鐵門。門上有個可以窺視的小洞和門柄——由外面開可以不用鑰匙。

就在這樣的小門裏，我見到一個同鄉，他姓陳或是程，普通話講得不好，可是還勉強的可以懂。這位同鄉人對我很畏懼，他以為我是德國人的同黨，言語總是支支吾吾的。我三番二次的對他說：我是中國人，我絕對中國人的，然而他不相信。



關於他被捕的原因，我也得略地寫出來。這一件事情的牽連很大，被捕和將被逮捕的中國人將在三十名以上。他們在價值八分尼的假珍珠項圈賣二十馬克，或二十五馬克，這樣他們就得了此處算，被捉到這長約一丈，寬祇四尺的小房間裏來。

我看見證件，證件非常的多，大部份是德文的特種書。這裏我起了懷疑，我疑心這大袋子的主犯不是我們的同胞。回到家裏就寫一封信給警察局長；我說信件全是德文的，文法又很通順，信封信箋沒有發信人的地址和人名；大批連帶被捉去的人領帶上有一個個圓片子的商標；根據我私人的訪問他們都是經過幾個轉手才把假送出去，而貨物都是由郵局直接寄來。我加上上的原因，我請他撤銷這件事情。

警察局長並沒有或聽我的話，他儘管面對我說下面的話：「這封信使我很抱歉，希望在那方面能感你的忙。」

不久法庭就開審這件事了，並且正式函請我作翻譯。  
穿着袍子的法官坐在受難耶穌腳下底木櫃樓裏。他要我宣誓。

「我不能。」

「這是規矩，劉先生。」

「我不是教徒，我不能以宗教和迷信來担保我的言語，使自己的人格喪失。  
法官先生，我以名譽來担保我的言語完全真實，如他們或是你們要我翻譯的言  
語一樣。」

他堅持他的意見，我堅持我的意見。這樣，就僵了好久。

終於他不再堅持了，讓我拿名譽來担保。

「翻譯是相當困難的，十分之九的同鄉不會講普通話，（從外城把那些被捕的  
完全解到了，）而其中又是全懂得一兩個德國字的。有時他們不待我把德文翻譯  
中文報告，就指着全不識的德文句子回答了，而往往又是會使人誤解的。尤其是

歐洲人的「是」和「不」的用法同中國的習慣恰是相反的，這樣，有時就發生了極大的麻煩。

一次，我生氣了，因為我怎麼的說，他也不懂得而且呆頭呆腦的直把頭亂點。

「他們要槍斃你！」我高聲地說並且作了個手勢。

他的頭直搖，連聲地說：「No, No」(不的意思)。

我化費了三天的時間，作完這件事情，而結果是把他們的護照沒收了——換句話說，就是驅逐他們出境。

我以為這事情就可以告一段落，但實際上却不然，他們仍然住在那城市之內。原因是他們所有的並不祇一個護照，也不祇一個姓名。

他們的護照全是假的，從漢堡一個地方買來的。在德國每一張護照每月可以發出十個馬克，他們爲了多兌一點錢出去，就不得不來這一着。青田小販們平均

每人都有三個不同的名字，三張不同的護照，在歐洲惟有像片是假不了的。

爲了替他們幫忙，我化費了些時間，然而也熟悉了警察方面的情形。對於青田小販們雖不像在集中營裏那樣虐待，可是也常常不給食物和飲水，尤其是惡意嘲罵。

「傻瓜，站好了，」隨着就是一陣和狂笑的聲音

我不能眼睜睜受這樣的侮辱，我生氣說，「您這樣的舉動，使我非常失望，我不願再幫忙了。」

從那一次的抗議以後，在我的面前是比較的好了一點，不過在照相時他們對青田商人仍是像玩耍一個小動物似的。分明是叫坐在一隻椅子上去照相，而却告訴他說是電椅，坐上去得死的！

隨着這樣的話往往是一聲慘厲的嘶喊。

這樣的情形我會眼見一回，聽見身受者所談起的次數更多了。

在德國，青田小販要開館子是不可能的，而又處處干涉他們作買賣的機會。在這短文的起始，我就寫一個提箱子的人。所有的青田小販都是這樣作着生意，從這一個城到那個城，終年無止息的走着。

他們的旅行並不是平安的，德國的警察就是他們的對頭。常常毫無緣故地捉他們拘捕了，在我知道的受害案件之中，很少是經過法庭的，隨隨便便囚幾天就放了。

中國同學和他們之間隔着一條鴻溝，商人們羨慕學生們的幸福，而學生們把商人看得同自己是不生關係的。

有一回另一個同鄉同我在一起和一個德國人談話，話題會一次轉到「小販」上去，那個同鄉就說：

「青田是一個小島，雖然屬於中國，而實際同中國是不生關係的。他們的語言文字也和中國不同。……」

## 一個朋友的遭遇

希特拉上台的時候，德國文化就起始被摧毀了！不過在最初，對於書籍還沒有一大批大批的焚燒，但是人們早就知道那是必然要來到的。

一個朋友也早料到這個，就起始搜買一些勢將必焚的書籍，作慢慢研讀的準備。

德國大學的暑假相當長，差不多有四月之久，教授和較富有的學生都借這機會到別的地方去作一次旅行。朋友也就要到巴登巴登去住兩三個月。因此退了寓所，把書籍裝入三大木箱，寄到一索轉運公司的倉庫裏去。在歐洲，這一切都俱

快遞而穩妥，他放心的到那避暑的聖地去了。

一九三四年的暑假完結時，他才穿着大衣從巴登巴登回來，（那是十一月初）先行找好住處，然後同着另一個朋友帶着取箱子的收條到轉運公司去。

職員請他們等一等。（那時是下午兩點鐘。）

他們一直等了一個多鐘頭，但是職員很客氣的要他們再等一下。

四點半鐘，房間裏已經開了電燈，兩個歪戴着帽子的人進來了。其中一個掏出一塊大圓銅牌給兩個朋友看，「這東西認不認得？」

「刑事偵探X變，」朋友回答說，「要他作甚麼？」

「您不是取東西的嗎？」

「對了。」朋友說。

「跟我去罷！」他命令說。

「跟您去！我又沒有犯法！」

「箱子裏裝的是甚麼？」

「舊書和舊衣服。」

「箱子已經送到警察總局去了，到那兒再說罷。」

另一個朋友不願離開同鄉，也隨同着一塊去。他們走出大門，盤想雇汽車。

「不成，我們走路。」偵探說。

「我出錢還不准坐汽車麼？」朋友招來一輛汽車。

到了警察局，負責人員出去了，又要他們等，他們就催促偵探，希望能快一點，偵探們却說現在是吃晚飯的時候，要夜晚八點鐘才有當班的人來。朋友們要求見見局長。

「這樣的小事用不着見局長。」就是他們的回答！

煙捲和啤酒的力量是相當大的，不久，用了煙捲的關係，偵探就問他們有說有笑了。



八點鐘，才來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牽涉才得起始。犯事的原由也向他解釋出來了。他帶着兩個中國人走到房子的地下室去看，那兒是文化的寶庫！

不少的箱子堆在那兒，買不到的書散漫在地下。其中有三隻放在中間的，就是朋友自己的。那人向他們先詢問了一道，才告訴他，那些書使他犯法了。

「你是共產黨員？」他厲聲的問。

「我要是共產黨員，我到德國來研究甚麼？」朋友也生氣的回答他。當他繪聲繪影地告訴我這件故事時，他還說了一句，那時他的肚子餓得非常利害。

「還是學生？」從此，他的態度變了，並且小心而有文法的用「還」字來講結。

朋友看他的態度好了一點，就問還有甚麼事嗎？不然就想走了。但是他沒有答應，結果是把證照和學生証留在那裏作抵押才暫時地把他們放了出來。小官吏還命令他們：「明天八點鐘。準得到此候訊！」

以後的審訊很是客氣，但是這十次的追問那些書籍的來源，朋友難以同樣的話來回答：「從各個關係機上買來的。」

「您爲甚麼要買這些書呢？」

「因爲他們公開的買，而教授們又告訴我這些書很好。」

「那個教授？」

「他已經到美國去了。」

「可惜。」接着他人說：「您可以去了，這三口箱子算沒收了。」

朋友馬上就提出抗議，箱子裏並不全是社會主義的書，而且還有他的衣服，請警官注意。警官後來說，三個星期以後再來取，他們還要審查一番。

三個星期以後去，他又推一個星期以後。一個星期以後又推三天。

朋友的書取出來了，一共祇損失了三本。因爲他去取的時候，他們還沒有開始審查，但是又不好意思再推了，就把表面上三本翻了翻，沒收了完畢。

## 恐怖底林子

一九三六的秋天，同着一個有汽車的朋友到黑林去。天氣很好，我穿的是兩雙用的雨衣。他們是兩夫婦坐在前面，我是坐在汽車後部的位子上。照原定計劃，在那兒我們要住三天。

黑林是德國有名的大森林，有一百六十公里長，五十到六十公里寬，風景非常幽美。我們是想去野遊，所以並不像一般人那樣去到屠格涅夫常去的巴登或是附近的城市，祇讓汽車開到「上海」(Ober-Saas)的一家小旅館裏用了午餐，接着睡了一個午覺。

以後，我們起始作林中之遊。

把我這個異國的客人指到一對年青的德國夫婦之間，三個人都感到不便，我毅然的同他們告了別，加入別人的隊伍，並且約定七點鐘在旅館裏會。

因為想拍一張石頭的照片，我同大家分散了。

太陽的金光原是從樹蔭的空隙中射到被若干年來積下的腐葉上的，但是這時却收斂了。我忘記帶地圖和指南針，隨着陽光的歸去，我感到寒冷和恐慌。四週全是陰黑的樹林，一株株巨大的樹幹把我包圍着，緊逼着。太陽像一團火從林子的地午下落去了。地下是軟的，眼睛是黑的，我想到這是個恐怖的林子。這裏有鹿也有狼，這兩樣東西都是這森林裏著名的出產。

我想到這樣，又想到那樣，反正所想的都是一些凶殘的事件，難道我也得像德國人所認為的第一大英雄西魯利德一般的死在森林之中麼？有東西在跑，又有東西在叫，我埋怨自己，爲甚麼不會爬樹呢？不然也安全一點了。我向前進，向

訪走，可是倘不走是一樣的，前五百尺的森林和後五百尺的森林同樣使我恐怖！但是我不能不走，我的雨衣抵擋不住林中的夜寒。

一點火光！

最初我不敢相信，但是那畢竟是真的。在南德，我學會了獵人的呼嘯，於是我把雙手作成揚聲筒，「喔——嗚——嗚——嗚——嗚——」地叫起來；不斷的叫喊着，一面向那有火光的處所走去。

林中有了兩點閃搖着的火光，其中的一點漸漸地離我近了。

是一個人，手上提著風雨燈，他也呼喊着：「誰呀！」「在那兒呀？」

我們兩個人會了面；拉了手，我看清楚他是一個老頭子，胸前掛着一個銀十字。他却舉起燈來看我。

「您是外國人罷？」

「一個中國朋友。」接着我就問他這裏上海多遠，他說大約有三二十五公

聖。這時是不能回去了，他送我到他家裏去住。

他的屋子很小，全是木製成的，最使我欣賞的是家具和屋子的顏色底調和。

他讀過很多的書，其中也有一部份是關於中國和日本的，因此他對東方也感到很大的興趣，不過誤解之多却超過他正確的見解，尤其是那不知不覺之間所吐露出的輕視有色人種的言語，使我對他不能全部同意。

老頭子對客人是非常客氣的，他在壁爐的邊上安置了咖啡盤，一面還問我：「中國人恐怕不喜歡喝咖啡，茶也許更好一點。」接着我們就談了好些話——一整天南地北的話，最後我偶然問及了他的生活情形。

最初他並不是像這樣孤獨地生活着的，他有一子一女，他們都是成了年的人了。女兒嫁一個作珠寶生意的猶太人，一直到現在都住在捷克不能回來，至於兒子呢，却因思想前進而被捕了。

他低聲地繼續下去說：「那天晚上，我還記得是十二月五日的晚上，他正回

我像鴉片毒癮的播毒。我忽然想到要去買一盒煙回來，在我出去了以後他就被人抓走了。以後兩個月，沒有得到他的消息，直到第二年，那是一九三五了，我才收到這一封信，從×××××來中寄來寄來的信。」

他告訴父親說，每個月可以接見家屬一次，雖然那僅僅是五分鐘的時間，他希望自己的父親常去看他。

老頭子是在教會裏作事的，他早就告了老住在這裡，所以他就決意的控掘起森林之中來，原因是那那集中營近一點，同時他每天為自己工作着，也可以減少點寂寞，忘去一些痛苦。

在德國我會偷偷地看過一些關於集中營的書籍，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長篇小說，三百多頁裏沒有寫到戀愛，全部是受苦男女在大院落中皮血與淚的生活。他們不特是在胃口供際要被嚴刑拷訊，就是有了小過錯也是免不了皮綻肉開的。有時，他們每夜挨門挨門地去打犯人，他們以為那是一種樂趣。像這樣的情形

，正教家固然是德意志所生就的威嚴天使。她在法律上的大綱，她已經得到了自由。而我所讀的那部法西勞威爾家等相反地從自由之中退返於羅馬底中世紀。

我不想再提起集中營，我拿別的話來引他發揮點意見，然而從談到了他底兒女以後，對別的，他再也談不到興趣。他最後對我說，「明天我可以去探聽他了。」

「我可以同去嗎？」

「你可以同我去，不過這得自己同他們辦交涉，並且不要提到我。」

在集中營我化費了三個鐘頭，而其間有幾張的兩個鐘頭是化費在找主管人身上的。那天給我發了大忙的並不是我的護照，也不是我的學生證，而是的我文化簽證 (Kulturzeugnis)。這東西的原來用途祇打算用在買折扣股票上的，而現在却有了大用了。

招待我的是一個高大的 SS，他最後說的話是「憑憑他們怎樣索付這些共產



「豬狗！」

讓我先從大門寫起吧。

大門很堅厚，下邊架着兩根顯得微小的橫閂柱，四個荷槍的衛兵來回的走着。門邊的平頂上直立着一根旗杆。上邊掛着一面鮮藍奪目的卅字旗。門的兩邊都是灰白色高而堅固的牆，我進去，裏面是很大的車場，草垣鋪得十分整齊，我就在接見室等回信，一面看困人們的接見家屬。屋子被三尺高的牆隔斷，牆上面是鐵欄，囚人被帶到那裏接見家人。

世界上還有比這五分鐘更寶貴，更短的時間麼？我寫不出那些受難者臉上的表情，也寫不出我自己當時的心境。

那兒有探親兒子的父親，他們相對面地哭着，他們寧先會經想到，在未來的五分鐘內有好多話要說，然而等未來變成現實的當前時，他們又放過這當前的良機了。如昨夜所見到的老人，在那時自然也不會例外。有從鐵欄裏帶出手臂來的

丈夫，他們緊緊地擁抱着誠實的妻子或是情人，除了哭和接吻而外，他們甚麼也不會了，也許他們是在說話，但是我聽不清那些夾在至情的哭聲中底實實底字句。我同他們一樣，在那兒祇待了五分鐘，他們被人驅動的退出室外，我也跟着來招待我的人去參觀集中營。

第一個地方是一間白木大廳，裏面有幾十張大桌子，每逢雨天，林中和戶外不便工作時，他們就在屋子裏工作，有時工作完了，則把毛毯和被窩拿來摺疊，摺好又打開重摺，這樣反覆的一直工作到規定時間才停止。

第二是他們的居室，一小間一小間的，除了牀而外就是一個磁製的便盆，連堅牢裏不可少的水盂和鹽盆此地也沒有。牆的上部有一個小窗；比人頭還小一點。

第三是他們的工場。工場裏的人很多，都辛辛苦苦地工作着。有皮匠，有銅匠，有一切的手藝人。他們一見我們進去，就統統站起來立正敬禮。這些人原

來都是有職業的，後來爲了思想或是被趕送到這裏來。他們被強迫着工作，但是手藝人則不同了，他們祇被逼着在那兒補皮鞋，修理桌椅……。。工部後邊是洗衣場。那裏是男人們工作的。這些人原不是洗衣工人，這是弄來隨時充數的。最初，囚徒的衣服是送出去洗，但是後來衣服上的血跡使人證明了集中營裏的殘酷，這些人的衣服就不再送出去洗了。

接着看的是廚房，那時正是吃飯的時候，廚役們是囚人，不過他們穿上了白衣，頭上戴着高帽子。一邊牆上有平列着的六個小窗子，待餐底囚人們，把鍋鏟送進來，裏邊的人就從鉛桶裏盛一杓湯給他，至於作主要食品的馬鈴薯，則在食堂內分發。

囚徒們的衣服是灰布軍衣，下面所着是同色的馬褲，黑皮馬靴，腰間一條皮帶，衣袖上也繡卅字營章。據招待員告訴我，他們冬天五點半起，夏天四點起要上操，身體都被訓練得很結實。他所指的結實，也許是一個人能揆多少種子罷。

（沙皇手下的奴隸最結實的可以被一種特製的鞭子打到兩千下哩！）

營外不遠就是一条馬路，是囚徒們營的。反正集營中的表證工作很多，裏面人不多化一點時間去觀看時，是準會發他們糊塗去的，這正同一般迷信着法重新的人一般，祇是看見了那主義的表面！

在德國，你可以隨處聽到集中營的事情，就是黨員們也不諱避。他們同那天招待我的人一樣說：「我們是寬大的，我們希望他們悔改。」

然而實際上是非常殘酷的。

有一個少年教師，他們把他送進集中營去，但是又不敢把他弄死，（因為關心他的人太多了。）於是就拿一根軟橡皮棒時時刻刻的敲打他的頭部。這樣地打了五天，然後把他釋放了，然而這可憐人的腦子，再也不像從前，他雖然活着，但是他祇是一個白癡。

集中營不特有男部也有女部。女部的人照例比男部少一點的。

還有一件我一定得寫出來，那就是一對未婚夫婦，不管其中那一個被捉進集中營去，當他被釋出之先，一定也得在「假紙」上簽名。紙是印好的；以後決不同從前的未婚夫或未婚妻結婚。據說這是怕影響了未來子女的思想！這樣的父母，被他們認為不能教養子女！

## 狗 的 故 事

我見過兩條真正於人有助的狗。(自然，有用的狗是很多的。不過最爲人類傳頌與稱道的却是御用的偵探狗。)

一個同鄉人從柏林到歌德故鄉來，他是學過一個短時期的德文的，所以自己找定了房子，但是對這個新的環境倒底不熟悉，覺得有找一找同鄉人問詢一下的必要。於是他就到大學去，打算在門房那兒問到一兩個中國學生的姓名與地址。

在大學的門首我們見了面，但是這一位同鄉的身軀短小，我不敢先問他，反是 he 先問我：「您是中國人嗎？」

他不以現在的寓所為滿意，想另尋一間。我沒有時間陪他，就告別了。當時我們曾經約定在一個地方吃晚飯，然後一塊去看他的寓所。

吃過晚飯，他帶我到他的寓所去，那時候不過才九點鐘，他用鑰匙開了門，一條黑暗的小甬道出現在我的眼前。他讓我先進去，然後輕輕地關上門。樓梯上的燈滅了，我們兩個人靜站在黑暗中。他對這屋子也是不熟悉的，就試著向前摸索着去找開關。他一不小心就觸到一件甚麼東西，過這裏就起了一聲響。同時另一間屋子裏就起了狗的吠聲。狗吠的聲音沒有經過多久，當我這對向鄰人的房子裏時就停止了。

「你要聽廣東唱片嗎？」

「快十點鐘了，會吵了房東的。」我說。

「不要緊。」他含笑說。「他全家都是瞎而且啞的。」

「全家都是這樣？」

「房東和他四個兒女都是這樣。」他說着就從書桌上拿起一張紙來，上面有不少鉛筆寫成的句子：「他同我從前都記錄在紙上邊了。」

接着他就告訴我，「這家人有隻狗，狗對他們的幫助很大，你看呵，這背面都寫着。」

紙上寫着：「那些狗會買東西，凡是日常用的小東西他都可以買回來。房東在狗脖子上掛一個袋子，然後寫張條子叫他腳在口裏跑到雜貨店裏去，店員認得狗，也認得主人的簽字，就把條子上指明的東西放進口袋去，讓狗帶回去。每個星期六再派人去結賬。狗不幹要買東西，而且要守門鈴，每當有人按鈴，主人是聽不見的，狗聽見了就會向着門的方向叫，這樣他才肯去開門。」

這一家人是猶太人，目前在街上走路也不大自由了，所以那隻狗雖然老了而工作更加重了。

「要是你的房東還沒有睡，我很想見見他。」



同鄉人很快就辦好這個交涉，我們一同走進他的小客廳。

狗汪汪地叫了幾聲，接着就疲乏地倒在主人的腳下，把頭俯在前爪上，正好像告訴人說，他已經盡了責任一樣。

我們談得很多，無幽怨的聲響與心窩全寄托在筆紙，而我的憤怒和同情也是用筆寫出來的。最後我們都有些疲乏的時候，才互相告別。

從他那裏第一次認識了希特拉對待猶太人的殘酷。他最後寫出的那句話我是永久記得的：「嫉妬造成一切無人道的行為。」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長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起初就提到一個老人和一隻狗。那條狗和這條狗有些相似，那個可憐的老人也和這個老猶太人差不多。恐怕不久的一天，狗也要像那條狗一樣靜靜地在主人腳下睡下來，鼻尖觸着主人的鞋尖，沉沉地睡去，像平常一樣的睡去，可是永遠不再醒來的長睡。

他的主人，那猶太人的命運呢？也就怕要同小說中的主人底命運一樣，而且

比那老人還可憐，那個老人不野不盛，又不生活在第三帝國之中。

第二條狗也是很可憐的，狗的主人也很可憐。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深夜。

同一個朋友談得太高興，因此就沒有去留意時間，壁上的鐘打了十一下，我才匆忙地同他告別。

大街上的人被正起始下着的雨點趕散了一些，把無生氣的燈光孤獨地遺留下來。我站在屋簷下迷了一會，接着我就拿定坐地下電車回家的主意。上車之先，我想先到對面的自動櫃前去搖兩張明信片。

我把明信片放進衣袋，回頭時，看見街樹下坐着一個老婦人，她的雙目緊閉，肩上披着一塊氈單。她動也不動，正像一座來自東方的佛像。她面前放着一個小箱，裏面十幾盒火柴和一些零碎錢。在歐洲我們常常看見一些可憐的求乞者，他們靠着賣火柴和皮鞋帶子爲生，對於這雨伴東西都有最低的定價，然而願主們總是參給一點的。這個風雨中的老婦人，也就是第三帝國中很多常見的求乞

者中的一個。

她對於活着並沒有感到興趣，感到的祇是在盡職責似的。今晚上的生意很不好，她得到的太少了，然而從這樣一個久經困苦的人底臉上我看不出滿足或是不滿足的表情來。

我的眼光從那小箱上更往旁邊移動時，更看見一個小烘爐（這東西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裏都可以看見，可是在現代最進步的大城市裏則很少見到的。）和一條巨形的狼狗。它爬在地上，眼睛閉着，兩隻耳朵也軟垂着。電杆上的燈正照着它，黃毛上的雨滴像珍珠一樣發着清幽的光。

我在那裏站了一會，雨更大了，於是我離開那不動的女人，走下地下車站去了。

每當我再過那兒時，我都繞幾步路去看看她。因此就有下面那層一回事。一個人不給錢就去取火柴，那睡在一邊的老狗就嚙向老婦人吠了兩聲。

她的嘴去掉了，細聲吞很平常地從那裏流出來：「先生，忘記帶錢了罷。」

那個人還回了火柴，走了。

後來我也離開了柏林了，沒有機會再看見她和那忠實的狗。

## 納粹黨員

納粹黨員在第三帝國中是相當受優待的，國家社會黨給他們訂定許多有折扣的享受。我們知道最初真正的納粹黨員祇有七個，而現在第三帝國之中却隨處可見了。一九三三年以後黨員日漸增加，在人數上說是德國的第一大政黨。其中一小部份是老年和中年的，他們最初是沒有黨籍或是其他的黨員，也許是納粹的反對黨也說不定。然而爲了求一個職業或是職業上有所保障，他們就入了黨。

佛朗斯是德國的第九個大城，那兒的警察局長就是從一個警察小吏一躍而爲局長的。自然這原因是他入了黨，而且是一九三二年以前入的黨。（他是一個共

遇患難來的老同志。」

像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並且像「作語」一段到處流行着。不成問題，這於每一個求名利者都是一種強烈底引誘，我認識一個在法院裏作事的小職員，有一天我們同着一道喝咖啡，他就自艾地向我講出下面的一段話：

「我真是後悔，從前我同這兒的警察局長是同樣職位的人，同萊卜錫的市長也同過事，爲什麼我當時不入黨呢？不然我也不會一月祇掙一百七十個馬克了！」少年同志們的入黨自然也爲了同一的原故，但是那漂亮的服裝，男女間的任性也是原因之一。

我同着一個教授在萊茵河上旅行，一天夜裏我們住在一家旅館裏過夜。十點鐘已經敲過了，隔壁房間裏還在吵鬧。最初我們還在隱忍，可是那男女任意喧嘩實在妨礙我們太大了。我們叫茶房來，要他去干涉一下。

「先生們，對不起，他們是納粹。」他輕聲地回答。教授非常生氣，他自己

走去敲門，我跟在後面。

「進來，」裏面的人大聲呼喊著。

我們就推開了門，並沒有走進去。那裏面擠滿了一屋人，衣服全部都是凌亂的，他們一千人的眼睛都望著我們這一老一少。

「請你們輕聲點，現在已經過了規定時間。」教授說。

他們對於我們用這復的手段，縱聲狂笑，一個人猛然地把門關上，差一點打着教授的鼻子。

我們生氣極了，他一身都在發抖。我年青的血液，增加了勇氣，我又推開那扇門。

「聽着了我在德國住了四年，我對德國人的印象很好，可是今晚上却給你們破壞得沒有了。」

門又被關上，我又推開它，他們又關上，我第三次的推開他。「你們再要這

「我不知的話，我要請旅館主人請你出去！」我說完就自動的把門帶上，回到屋裏安安靜靜地睡了。

少年納粹在德國是非常得勢的。舉個例子說罷，每個大學校長，在過去是由教授會產生，以三年為期，而今却由政府任命。校長的職權同學生會會長的職權是相同的，他們都是年青的納粹黨員。學校裏的新生入學，斥退學生都得先經過學生會，然後才得實行。（學生會會長及重要職員都很留戀學校，他們那願意長久的藏下去，永不離開大學。）

全德學生總會會長叫 Otho-Johannes Witt，是希特拉手下少年人中的紅人。德國大學一覽上第一個欄內是希特拉，後來來的自然是黨政巨人，而這總會會長的玉照却排在所有的大學校長前面。他在柏林大學讀書，他每天到大學看一看，然而就從不上課，他長得修長而漂亮，在每一個跳舞場中都是極神氣的；見到外國人尤其是有禮貌，這一點在柏林裏是很難找到的。（因為他們曲解了德意志國歌：「



意志，德意志，在世界上德意志超越一切！」

現在且來敘述我知道得比較清楚的一個少年納粹，在大學我住了三年半，眼見到他窮苦的門房入了黨，生活漸漸的好起來，終於結了婚。

大學的門房是個少年窮人，他相當的工作有兩件：接大學所收的郵件，並分配好送給各收件人；第二件就是上下課的時間到了時扯一紙身旁領德報紙——這是橫至大學各教室的鈴子都會響起來。

第一個春假以後，他的態度都變了，黑色的 SS 制服，黑皮帶和皮鞋，散發着一閃一閃的光，他的態度——尤其是對外國人的態度也變得冷淡了。

我進出大學他都向我打招呼；因為他想到我夢一點中國郵票。自然他的態度我都使其滿足，這樣，我們之間也就生出一點友誼的芽子。

聖誕夜，我往一個好心的老太太家過了節出來，時候還很早，不想回家去，就沿着邊路到劇場附近的一家大咖啡店去。

裏更覺靈敏。靈敏靈敏。我從這門裏去談，又長了一點。這帽放到頭上，這才不是一個例外的正經人。

門房同着一男一女佔着一張小圓桌，看見我去了就殷勤地站起來打招呼，並且邀我同坐。又替我介紹同坐的人，其中之一是他的太太。

「您結婚了？」

「結婚快一月了。」他說，又約我明天到他家喝茶。

他住了一層樓，一切都相當漂亮，至少是一個月收入三百馬克的人。

後來我偶然知道了他每月在大學祇有九十馬克的收入，並且夫婦倆都是窮的。這樣的問題我不能解決。後來我祇有往「特別津貼」的名詞上想了。

從這些個人的遭遇上，不少的人自然會眼紅的，不少的紅眼人就入了黨，於是德國國家社會工人黨的黨員就二天二天的增加起來。以上都是我所知道的，至於他們是不是真的受到一點恩惠像上面述說的人一樣幸運，我同你們一樣不知道。

## 世界公敵第一號

十天之前，各街巷的牆壁上就發現一種新張貼的巨幅廣告：原底是大紅的，上面印着黑色的大字：「世界公敵第一號」(Walstead No. 1.)，下面是瀟灑的白色煙霧。廣告是一律劃一了大小的，顏色鮮明，字句簡短，不能不說是廣告中的上等作品。

我對它非常注意，甚麼是世界公敵第一號呢？是戲劇？是電影？

十天之後，我從銀行取了錢出來，剛走過印刷發明人谷登堡的銅像，就看見一個規模不太小的紅色臨時小建築。小建築的一端是一字兒排開的四個大運貨車的車頭，身上是大紅發光的，上面懸着卅字大旗。每一個車頭後面緊接着是五輛

掛車，接頭處製作得很巧妙，乍見時人是猜不出那是接上的，顏色也和車頭相同。車身上也寫有大數字，「世界公敵第一號」，下面也被白色煙霧所瀰漫着，同廣告是一模一樣的。

好奇心極我向進口處走去，那兒坐着一個 S.A.，我掏出我的學生證給他們看了，就化了三十分鐘買到一張半價優待票。

進門就是頭一輛車。壁上都釘着宣傳畫，牆裏邊滿着红色的綉綉，除此而外是空空如也。（自然更找不到世界公敵的影迹。）

是一張大宣傳畫上是二十七張半身像，全是蘇聯黨政的要人。上面除了列寧而外差不多都寫上「猶太」二字。

最初，我以為這是二十節車，其實還是十節而已。中間的地方是空出來作電影場的。這是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講。

其它九節車也同第一節一樣，四壁全被宣傳畫所貼滿，其中一大部份是反蘇

聯的。這些重大部份都是第三或是第四次的翻印。舉個例子說吧，沙皇內德的大飢荒底排影，就是從帝俄史上翻印下來作為目前蘇聯的罪狀之一。還有一部份是剪接的一部份是假造的。

全部列車中最清楚的一張大像片是蘇聯女共產黨員受軍訓的。那、而陳列三封俄人寫的訴苦底信。

法國人民大示威，西班牙的戰爭，蘇聯紅軍的軍力，世界列國共產黨之分佈等也在車中佔着注目的地位。赤化區域圖上也有中國，並畫了一個頭生二角的人以為共產黨的代表。

最後三節車中的材料差不多全是德國的，一句話：無非紅的太殘忍，白的有秩序而已。

車中除去讀畫而外，也還有幾件小東西，德國共產黨的刊物，挖空的新舊約全書（！）內藏秘密文件。（照着這兒所公佈的，紅色是會使人恐怖的！）

預有意的當推衣物身了。兩頂同式樣的便帽，較好的一頂是德國製的，定價一馬克又八十分鐘，另一頂是法聯製的，定價是十八個盧布。一件上衣，在德國五十八個馬克可以買到的，在法聯賣到三百盧布，但是質料和樣式都壞多了。除此而外還有皮鞋，袖扣，領帶等等日用物品，聰明的讀者當然可以照此類推，不用我一一的寫出來了。

十節車看完，就到了電影場。那兒是站着看的。影片並不長，一共祇映五分鐘。

我一進場就遇見一個同我打招呼的 S A：「你是日本人？」

「我是中國來的。」

「啊，你是生長在中國日本人。」

「不，我是中國人。」

「你的髮辮一定不是中國人。」

這個呆瓜的問題對我真是極大的侮辱，我感到非常的難過；於是我就問他：

「您是法國人罷？」

「我是德國人。」

「您一定是生在德國的法國人。不然您的雙親也是法國人。」

我們彼此都不再說，電影開始了：第一部份是蘇聯；第二部份是西班牙，第三部份是中爾……

我莫明其妙的走了出來。

「甚麼是天下公敵第一號呢？」「天下公敵第一號在甚麼地方呢？」這兩個問題我都不能解釋。

## 信 徒

有一個白俄，同他的太太在柏林住了三十多年。他有一個小寓所，多餘的一間門房間中住着一個中國太太，因為這位太太的原故，我常常到那兒去，房東兩夫婦也來往得很熟識。

這個白俄非常執復現時的蘇聯，提起來的時候總說：「嗚呀，那真是慘狀呀！」

對他的話，我總是笑一笑，因為他本身太喜歡第三帝國了。他是入了德國籍的，雖然德國人對他稱為俄籍猶太人，但是他對這樣的侮辱並不感到甚麼了不得



的痛苦，因為他還能在境內作生意。不像別的猶太人一樣受到最不幸的待遇。因此他對當前的德國政府非常滿意，他也同德國的黨徒一般稱希特拉為領袖。

這個人對我同那位太太還不錯，因為一個是他的房客，一個並不去遣他討厭。

他是個蛋販子，把雞蛋從前大群的牧家，再搬運出去。過去他還出售黃油和牛奶，可是後來，那兒就沒有黃油了，於是他就少了一樁生意。至於牛奶以七分錢的價錢從農民那兒來（以一里特算），十三分錢賣出去的生意，早被統制起來，所運得的都歸了政府，於是他的舖子就正式關門。

德國的外匯被限制出口時，大部份的商人都沒有辦法同外國作生意。然而他的雞蛋來源卻沒有受影響，因為他有一個哥哥住在荷蘭，他們可以不用現金而用貨物交易。

他既然沒有店子，就得自己給人送貨，不久後來又感到工作麻煩，就找了

這少年幫手。

最初他給我提到這位助手時，是非常讚賞的，他的太太也在旁邊不住口的幫腔：「他真好，力氣大，又年青，背上背著蛋筐子還可以騎著車飛跑！」

白俄很信任他，後來索性連收取款項的事情也交給他辦了。

有一天夜間，我去弄那同鄉太太，看到有這麼的事要我幫助的沒有。剛一進門就被女房東請到自己的客廳裏坐。

「聽說怎麼辦？這少年人壞極了！」

最初，我還不知她指的是誰，後來才明白是那個送雞蛋的孩子。

他在外面收了錢，可是不給收條，對白俄則說人家還沒有給。這樣他就虧空了六百個馬克以上。

「還不知道，這孩子真成了他床下的皮鞋就有五雙，就拿十五個馬克一雙來計算吧，這就很可能了。他還有女朋友。」女房東如並如訴地說。

「叫他賠出來就完了。」我說。

「是呀，我的男人找了他三次——」

「沒有找着——」

「找着了，但是他是推。」

「設法用法律解決罷。」

「他沒有錢也是枉然的。」她失望地哭了。

恰巧男房東在這時回來，他重又告訴我這不幸的事件，最後才說到一些新現的事實上。「他有一個叔父，將來他可以在那裏得到五百馬克的遺產，現在已經寫信去問他，可不可以先把這一筆錢付給我。」

「這有一百多呀？」女的說。

「那可以從他薪金裏扣的，因為我這打算繼續用他，這錢能幹的人很

這個少年人的身材很高，但是瘦得很。從淺黃粗糙的頭髮上可以看出他早年的營養不足來。他對我是傲然的，這大約因為我是中國人，而他是帶着卍字章的原故。

兩夫婦對他怎麼極好，我不敢說，但是他們的鄰居告訴我，「他們真好，待那孩子像兒子一般。」

又過了很久，也是一個晚上，我吃過了晚飯，經過他們的門前，正走進天井還沒有上樓時，一聲巨響從天空劈下，一些碎玻璃打到我身上了。

正是他們的窗子，窗子上兩個人頭扯來扯去，似乎還有一條長的東西在閃光。

我忙着上樓上跑，喘着氣打門。開門的是那中國太太，「快來吧，快來吧！我快嚇死了。」

簡單的告訴我，房車同那少年人打起來了。

我走進廚房，那位房東太太木然地立在門邊。她不見我，就喊了一聲「天保佑！」

那少年人手上拿着一把切麪包的刀，他們倆拉來拉去就是爲了那東西。我從後面抱住他，白俄才把刀奪下來，奪下來以後兩個都不再動手了，各自憤恨地望

着對方，像牛一般喘氣。

房東太太明白過來，趁空去打了個電話給警察局，一會就有巡警來把那人拘走了。

房東託我去找個玻璃匠來弄窗子，自己趕到警察局去了。

這件事情延遲了很久，警察局沒有把犯人關起來，也沒有送交法院。這邊却一步一步的退，願意祇讓他道歉賠款，但是那個少年却沒有答應。

後來有一個人公開的對房東說：「算了吧，至於那六百多個馬克，他總會設法還你的，因爲一個希特拉的黨徒不會失信；也不會欺騙人的。」

那件事就那麼不了了之了，也許直到今天，那一對夫婦還同前一樣等那六百馬克那事情的結果。也許現在他們已經明白了，他們仍是猶太人，不會受到保護，也不會得到別人的同情的。

## 四日紀遊

幾場雨打出春天來了，五月的歐洲是被一切的詩人所羨慕着的。大學有七天的春假，我加入了外國學生會所主辦的旅行團，打算在四天之內看看小城市的實形。

七點鐘，天上飄着小雨，我們十七個外國少年男女陸續扛着背囊到了集合之所。這些人，個個都改了旅行裝束，腳上是又大又厚的皮鞋。

領隊人是外國學生會負責任的E先生，他借給我們每人一個小白布包袱，他玩笑地命令我們：「在未到天黑以前，不許打開！」

汽車是租來的，開車的是個魯流混昧的少爺人。最初我們有些討厭他。後來却認爲他是個很實際的人。

車上的位子比我們的人多。後邊空了一排位子，就坐堆東西。

車子出了佛朗索，沿着梅茵河走，夜間宿在一個小鎮。

黃昏時，車子開到市政府前面。R先生讓我們先上第一等，他下車去找車長。我看見他走下車去，但是並沒有更向別處走就回來了。

我們的車子適遇路了好些開入，而那位白髮的市長也在其內。

「市長在車外歡迎你們，孩子們！」領隊說。

我們一個個的走下車去，市長同我們拉手，接着就請我們到市政府參觀，一面找人去給我們換今夜下榻之所。

市政府是白木的樓房，正教人想到那是中國堆米麥的倉庫。

市長把市旗和古時寫在羊皮上的書篇拿出給我們看。一個美國女同學輕輕的



說：「這也許辦一點吧。」

接着就有人捧出非常精緻的簽名冊來，請我們一一留名。這時找任務的人來告訴我們，過夜是不成問題了。

冒着黃昏的暮靄，市長帶着我們走出城市去看本城唯一名勝——禮拜堂。

全城的考幼都附麗在我們的前後。市長認為不成體統時就吼一聲，他們就約略地向後退一點，但是立刻又復了原。

我同一個法國女人一塊走，旁邊有不少的孩子跟着，我就問他們：「你們沒有見過外國人嗎？」

沒有回答。

我又問：「你們一輩子沒有見過外國人嗎？」

一個勇敢的孩子回答說：「見過的。」

法國女人問：「在那裏見過？」

「在馬戲班裏。」

有一個同學要小松就問「化裝室」在那裏，孩子們都不懂得這個字的意思，結果是用了「毛房」這個名詞才說通了。

市長爲了歡迎我們，夜間特別開一個音樂會。我們分頭回住所去，預備先休息一下。

城市太小了，我們十七個人分了五處住。我同一個捷克人住一間房子。會址就是我所住的旅館中的飯廳，七點正，我是來賓中第一個走進去的。

市長有禮貌的站起來，我上，同他拉手。寒暄幾句以後，他就說：「我是非常景仰日本的，日本人真聰明，日文又講得很好。」

「市長先生，」我幽默地說，「我們大學裏有好些日，同學，不過他們一個也沒有來。」

那夜說除了音樂和跳舞而外，還發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一個法國女孩子同

幾種德國少年人的爭吵。

在下城市裏，道街都可見到下面的招牌標語：「德國人此種國語！」「我們的招牌語是Herr Hitler！」

英國小孩子進門時接受了他們的招呼，但是自己所回答的却是「先生對不起。」

一個人質問說：「這爲什麼不說希特勒萬歲呢？」

「因為我不是德國人。」

德國人們不太高興，這樣就引起了爭執，不過這事件並沒有擴大。

霧子裏的空氣太壞，我悄悄離開衆人出去走走。

一個黑色的影子，偷偷摸摸的在一百鎊前寫字。我就遠遠地站住了，等到他走了以後才走出來看。

牆上白粉寫着 A. Hitler X 20.4.1889 + X X X。(希特勒生於一八八九

四月二十日死於XXXX年。

毫無疑義，這是反密他人所寫的了。在別的較大的城市裏我見到好些反納粹的人，就是這麼小的城中也殺得有自由的種子啊！

第二天我們到了彭堡——德國中古的騎士之鄉附近的——一個古老的天主教堂。那尖的建築物在頂上，我們吃力地走了上去。有些老年的善男信女，一步一叩地掙扎上去，這些人，一面致我極大同情，一面又致我有點感動。

教堂裏有一間屋子，裏面掛滿了壓作的人體的各部份——手啦，腳啦，肚子啦，頭啦。

有人擠了頭，就去向神祈禱，好了以後，就用壓作那麼一件東西來還給神。被歐洲人所恥笑的中國底迷信，在二十世紀的第三帝國中居然也有。

第三天的下午我們到了死谷，汽車穿山而過，沿着小河走，在一座小木橋前停下來。橋那邊就是少年宿舍。

少年宿舍分佈在全德國境內，那是預備少年人來住的。在德國，每一個中學生都要準備得用自行車或是徒步出去旅行。他們的錢由市當局或學校當局分發到郵局裏去。這些少年人只憑着證明文件到郵局去取日當生活費，但是每天每個人至少得走二十五公里，否則的話，他們是不會再取得到錢的。（生了病是例外。）少年宿舍也是如此，每隔二十五公里就有一個，有的地方是特別修建的，有些地方則是改造的。這些宿舍中都預備得有被蓋，但是來投宿的人必定得有證明文件和一個小白布長口袋——這個口袋必定是比人更長大的，把人裝進去，然後扯用預備下的被蓋，這樣就不會把宿舍中的東西弄壞了。這些宿舍都供人自己炊煮，並且祇取最低宿費。

死谷少年宿舍地得很。我們在樓上的地板上，一個蓋一個的鋪好床。離開房間時所帶來的小白布袋這時才用到了，裏面裝的就是睡覺用口袋。

從死谷再往東去就是捷克境了。

看起來，捷克的邊境是比這邊的好。當我正在落日餘光中，捷克時，和個

德國人——不是我們隊伍裏的，正熱烈的談論着捷克。

「捷克政府和奧地利政府都壓迫日爾曼人！」

「捷克不久就是我們的了！」

「.....」

「.....」

威廉第二曾經講過，「一個政治家必定得有信仰，有家庭，希特勒自己不信甚麼，也不結婚，他把一切德意志的優秀份子都害死了，放逐了，囚禁了！在日

前國內祇剩下一些瘋人！」

德國未來的主人們，每一個人都接受希特勒的訓練，要乖乖真這樣下去，不待不是德國的禍也不是世界的禍！

第四天早上，我們要動身之先，突然傳來昨天夜裏有三個德國人進入捷克邊

境發捕的消息。

德意志的原野與山林是美麗的，但是我的遊記裏並不記下那些，上面所寫的，也許算不得遊記，但是我相信這比遊記更重要。親愛的讀者，那次的旅行距現在還不到一年半，與國和捷克都先後的被吞併了。

## 鄉居小記

。我生在大城市裏，也長在大城市裏，其間雖說已到鄉下住過一些短短的日子，但是充其量也不過是半月七天的，想不到無絲毫國內鄉村作較長的觀察，却有機會同歐洲大陸上的一個小村莊發生了關係。

要說起下鄉的原因真是太多，最重要的不過是下列幾條：第一，在城市中不能靜心修養，第二，在城市中既是學德文，到鄉下去更能專心學德文，城市裏的教員是繁雜的，而且空將要被捕到的老頭子却是出諸自西要他住到他這裏去的。

照道理說我應當寫出他的名字來，但是他的談話中有時牽扯到一些政治問題，



所以還是以不寫出來爲妙。

第一，先來說明這老頭子的外貌：他的年齡已超過六十二歲了，但是精神却很好，有時還具有着小孩子的脾氣。他的妻早在二十年前死了，他就一人在這兒單獨的生活着。他有一個女兒，在鄰近的一個大城市裏作事，不常回來。伴着他的是他這孀孀兒和一條老而且大的狗。孀兒是早出晚歸的，原因是他在附近的一個小城中讀中學。每天，他都留在家裏，對着壯年逝去妻子的油畫像，看看古舊的歷史和文學作品。除此而外，他愛好動物學，這種愛好，大約是爲了前些年歲他愛好打獵的原故才新有的。這樣的推想，祇是由於我的看法，因爲他客廳壁角裏掛着兩隻套在布套內的獵槍。他的性情有時愛動，有時又好靜，所以，有時是滔滔地長篇大論，有時又沉默着一言不發。

他要我住到他家來的原因很簡單，我可以同他談談。在我呢，想多得一點學習的機會。

整個小鄉村雖然很小，可是很美麗，雖沒有峻嶺長河，可是茂林，細流，小山也是夠人每日遊逛了。

每天早上起來，他就拿出文法書來，指一段給我，然後我就開始工作了。午餐後他總好暖着咖啡閒話，總是我催他去睡一會兒。

他下午不睡則已，一睡總要化費兩個多鐘頭。

除掉星期，每天下午三點或是四點的時候我就把桌上的書籍紙張收拾了，步行到車站去接他的姪兒，這是我每天的散步，每天的運動。

這個孩子才十五歲，可是非常可愛，非常聰明，每當他走出站來，拉著手問過「日安」以後，總是問：「我的伯父在那裏？」

我總是回答他：「在牀上」，「在工作」，「在寫信」。有時我也答以「不知道」三個字。

他，聽了這樣的回答時，總是同我加快了步子，從車站跑回家去，看看那者

頭子在作甚麼

那孩子吃了我們給他留下的午飯，就同着我一道跑出去。有時打槍，有時射箭，有時跑到林子中去，河邊去或是邱上的古堡中去。

這個孩子平時並無伴侶，所以小說也譯得不少。他常常給我提起些小說中的人物，他最愛大仲馬長篇俠隱記中的達特安。

老頭子常常鼓勵他努力學外國文字，他說：「多會一種外國文字是一種幸福，可以很輕鬆地去欣賞一些外國作品。」他常也譯下列的故事給娃兒聽：「從前有一個人學英文，每天工作八小時，六個星期以後就可以看沙士比亞了。」

下午我們常去練習打槍，他每當打中目標時，總說：「劉先生，我打著共產黨的頭了！」老頭子聽見這樣的話時總是皺眉頭。

晚餐後就跟着老人學文法，他總是帶着他的德華字典。他好玩新奇的東西，所以對這些的字典感到極大的興趣。有時老人對我解釋一個生字的時候，他就查出

那個字來給我看：「憑自己看吧：這兒有中文意思。」

三個人在一盞燈下工作，在寒風不曾和了，因此我想到中學時代的自修。過去自己家裏的情形，這些都是非常美的，尤其使我覺得有趣的，陪伴我的是一個白髮老人，一個黃髮的孩子。

星期六晚上我們總玩骨牌，老人好勝不愛輸，然而他的眼力與精神總是勝不過一個壯年人和一個孩子的，因此他會急於亂抓他的頭髮說：「我太笨，我太笨！」有時他也會罵一回，這樣他就會高興得從椅子上跳起來，大聲的笑，用拉丁文喊着：「我勝了！」

當他贏了之後，他必輕輕地拍着兒的頭，那時候，老黃狗也會懶懶地站起來，輕輕地用身子去蹭摩主人，因此就有不少的狗毛附到老人身上去。不到老人去拍黃狗的頭時，黃狗是不會重新爬下的。

他最愛人家說他年青，所以有那孩子說：「伯伯，你六十二了。」

他必得意地說：「六十二，七十二，八十二，我一百零二了。」

「一百九十二了，一個老人！」孩子笑。

「啊……啊……老人……」他的聲音失去力量。

「伯父，一天是一歲哩，伯父，你不年青。」

「年青。年青。年青！」他的聲音又從低弱恢復到少年似的，「現在九點了，大家都睡罷，我們是年青人，我們該早睡呀！好，晚安。」

我們把他直送到房裏，他對我們說多謝和又一次的晚安。

鄉下人比城裏人好的多，他們對外國人取的是極良的態度，因此，我在鄉間很少罵人。並且不到幾天就和那些人見熟了，互相都有招呼。

有些從歐洲考查回去的人說：歐洲農人是用機器的，然而我在鄉間所見到的却不同，大地主們已都用用了機器，而普通的農人仍是他們自己當成機器用。

農人們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們不嗜自由的糧東西，也不能自由的把東西供自己的食用。希特勒頒佈的法律把他們監視得很嚴，一有不錯就會請進監獄去。

家畜的糞便到處可見，土路上被大河壓起一條一條的溝。這些，在前幾年都是沒有凶，德意志在一九三三年前是以整潔著名的。

最初來到鄉下時，我睡不着，因為每天睡得太早了。鄉間，九點以後往往連狗吠也聽不到。幾天以後也就習慣了，一切都是習慣使然。

要是一個生人見到這老頭子時，一定會斷定他有輕微的神經病，但是，我見慣了，反覺得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我不知道這個老頭子爲甚麼恨法國的左拉和挪威的易卜生，一提起這兩個人就直搖頭。（也許他認爲近來的文學作品不如從前那樣唯美和故事化罷。）

孩子常常說：「伯父，你那天生日呀？我們要送禮。」

「送甚麼呀？」

「我這本易卜生，劉先生這一本左拉。」

「走了出去！」他憤怒的揮起手來，但是隨即笑了。

他的書房很大，一面是窗戶，其餘三面都是書櫥，書架上有兩包捆着的書。裏面是包的甚麼，我不知道，不過據他玩笑地指給我看看，這是左拉的家裏易卜生集。

「你爲甚麼不愛看它們呢？」

「世界上那有讀那樣的書呢？」

「世界上有很多娜拉那樣的女人呢。」我說。

「啊，劉先生，你一定看過很多的易卜生罷？」他又對孩子說：「劉先生的思想很像易卜生的思想。」

我們全笑了，每當一件問題得不到解決時，我們就這樣的笑，這樣的一笑了之。

老頭子嗜煙好酒，這兩樣我都不會，所以既能飽飲天，平常他是有說有笑的，發音時却不同了。

我常常被鄉下人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中國人拿錢子接吻。」

「中國有……沒……？」

「中國人見面時總先問這裏有錢沒有？」

在那家庭裏，還有兩個人得加以敘述。一個是侍女，一個是汽車夫。

侍女在這兒工作得很久了，從她的少年一直到了中年。因此她也深知主人的性情。有善於撒謊的把小事作錯一兩件，使老頭生氣，然後又很勉強的曲解一番。這樣老頭子又會很自滿的笑了。

說話從來小聲，就像說不出話來似的，但當孩子爬上樹梢時，他就會高聲的叫：「哈囉！哈囉！你今天才換的衣服呀！」或者喊：「不要忘記這，你最好



的一條褲子呀！」

孩子總是玩皮地在樹上說：「我親愛的安絲小姐呀，你今天的工作不是太少了嗎？今天你還可以補好它，明天也可以洗的滿。」

他生氣地把樹或是窗子掩上了，孩子更向上爬得高。

因為我告訴他過一些中國玩意，他對我更加要好，就常常求我作這樣作那樣的。有一次，我把會牌一張一張地在桌上直立起來，它們就站成很多的一列，然後用手把最後的一張輕輕一推，它們就劈劈拍拍地向前倒去。他問我這叫甚麼？在中國這玩意本叫著「乞丐賀年」，但是我却告訴他這叫希特勒少年隊。

至於那個汽車夫，名字叫不得勁，那名字同希特拉這個名字有相似之處，他本人是個極壯的大漢子，令人想不到他不是從波蘭生世出來而是從森林中生長出來的。他的工作自然是駕駛汽車，看管汽車，而老頭子並不常乘坐，所以他也常常掃地，劈柴。他的氣力非常之大，在洗刷那六人座位的大轎車時，有時他可以

用一隻左手推動它。他非常恨共產黨。他說：「屢是我的父親是共產黨的對手，我一定把他打死。」

這一個雜湊的家庭中充滿了自由的空氣，然而有一句話說得好：「最愛的也就是最快的！」有時他們也會為著自由憤了而煩惱。

老頭子已經老了，我保證他不會加進法西斯黨裏去，但是那河愛時時……在他現在的年紀，正是危險的時候。

老頭子是勞爾人。現在屬於法國，亡國的悲哀使他不能回到那裏去。雖然這裏也不自由，但是他願在這兒終老了。黃昏時，他也可以煮著薑，望望勞爾那邊的霧天，讓過往從窗裏裏回憶出來。

我離開離意志了，我追憶著這老頭子，他將所盼望的自由，也許不久就會真的到來呢。

夢 P 博士

。八月間，暑氣愈鬧到一個風涼區去。黃昏時候到達了那地方的車站。第二天本來想上山去，可是同行者病倒了。

下午，我正倚著青黑色的雄嶺被殘陽烘著。這時候長途車又到了，車上下來了好幾個外國人，而其中有一個高壯的背影，似乎很熟悉。

不知道是不是 R 教授麼？」當這句話飄過耳畔時，那熟悉的影子已走入對面的旅店中去了。

「於是我追上一想他們一行的人，」卷不起，R 教授在麼？」

他的回答使我很驚愕：「他到那裏去了？」

這詞我是承認，雖然他在大學裏是教授，可是我並不是他的學生，相反地有不少的東方事，還得找我問個。

「我回來三年了，他就三年沒有見到他。自從我請的職務是相當的多。在我的談話之中，他曾經問起過『P博士近來怎麼樣？』」

「編查週日報的記者——同行者——送進來說：「這個人送到集中營裏了。」

於是我就起她不舒服起來。

P博士已經是五十七歲的人了，在文學上是很有成就的，在湯馬士·曼沒有獲到諾貝爾文學獎金以前，他在德意志境內的讀者數和前者是相等的，自從一九三三年以後，他因了家人太多就留在某城市裏沒有走，同另一個連過諾貝爾獎的霍爾蒂曼同著沉重的生活。

最初認出的是他的二女兒，叫E的。那時候她就寫給露瑪一夾有名的報紙的文章版寫東西。

有一次，在一個講演會上見到她，當夜我們坐在一起。後來就有類人着一塊去吃咖啡，在那裏她就讀我講東方故事。

臨別時我問了她的地址，準備將來去拜訪她。

她家住在臨河的街上，那條街是紫石築城，白色鐵欄外就是流着的梅茵河。就在地家門前不遠，有一個小島，上面有稀疏的三隻柳樹。實在說，我還沒有心去拜訪她，但是當一個假日的下午，我寂寞的散步完成了以後，我正在那條路經過而感到疲倦時，我想起那條街上的熟人來了。

我在古街的鐵門前站住了。我找到鐵門鎖的樞紐，於是試推那門一下，門就笨笨地開了，我就向那爬滿了綠藤的樓房走去。

來應門的是一個肥胖的中年女人，我同她客氣地打了招呼，「E小姐在不

在家？」

「E出去了，您是不是劉先生？」

「您怎麼知道我的姓？」我奇怪地反問她。

她讓我到一間大屋子裏坐著了。那屋子的一面全是玻璃門，整然上放一個半身塑像，我知道那就是屋主P博士。

從這女人應門的態度上我就斷定這也許是P太太，但我們交談以後，我的猜想是一點也沒有錯。

這屋子裏懸掛了許多畫，下面都簽著一個名畫家的名字。「P有這麼發財麼？他有這麼多這個人的畫？」

我仔細打量P夫人，她和善的面孔怎麼這樣熟？後來我想起了，我有一部那位已死畫家的集子，上面有他長女的畫像。

「尊貴的夫人，我可以問嗎？XXX是不是您的父親？」

「我女兒告訴過您嗎？」

「沒有，我在您父親的畫集裏，見過您的畫像。」

她非常喜歡人提起那名震一世的畫家，於是就帶我到另外一間屋子裏，那兒掛着更多的畫，有一大部份是還沒有裝上框子的。這一個給我的印象，「P又太窮了。」

我們談了一陣以後，就告別了。

第一次見識P博士也是在他家裏，那是我約他去喝茶。

P博士是五十出頭的人了，那樣子同我見到的塑像完全相同，眼泡有點浮腫，人是粗粗短短地。他的頭髮花白，可是梳得很整齊，中間的路子像砍開的似的。他和氣而又極有禮貌。

「我聽過您的X騎士，X面具，都很好。」

「那是十多年前的作品了，」他惋惜地說。

「最近寫了些嗎？」

「有一部不能出版的自傳式的小說。」

「不弄到外國去嗎？」

「我離不開這裏。」他停了一停，「我有六個兒女。」

同這一家正來往得熟的時候，我就到另一個城市去了。兩年後我又回到那城市，自然我又到他們那裏去了。

我去的時候是下午兩點鐘，P夫人告訴我三天之內他不能見我，因為他的第一篇東西三天之內就可完成了。

一個星期以後我去看他們，他一見我就抱着我，用力地在我肩土拍：「親愛的年青人！親愛的年青人！」

他的眼淚在眼眶裏轉，但是流不出來。「德國人找不到德國人說知心話了真可憐！」



這句話，也許是他同我特別談得來的地方罷？

那晚上，我就在他家吃飯，談文學上的一些問題，他發表的意見很多。正當這時候，二女兒就回來了。

「你到那裏去了？」

「散步去了。」

「同你的未婚夫一道嗎？」

「嗯，」她紅了紅臉。

「告訴劉先生，他今天罰了你幾次。」

「跑掉了。他微微地笑起來。」年青的孩子們，嚇嚇，年青的孩子們。」

「你常常寫東西？」

「練習而已。」

「用筆文寫點不好嗎？」

「寫總文，文法上的錯誤很多。」

「以後我替你改改好嗎？」

事實上他給我改過的就是一個獨幕劇和一篇遊記，別的練習稿是不願拿去打擾他的。

他工作的態度很認真，給我改文章的時候，常常把同意思的句子寫出來很多句，總我自己選一句。這使我非常的感激他。

我們的抗戰起的時候，最初他覺得中國是要失敗的。但是到了第四個月的時候，他突然變更了看法。「中國會勝利的！」他興奮地說：「我也要再發表文章了！」

抗戰六個月後，我決心回到祖國來，就突然地去向他告別。

「回國去了！」他呆了一呆，但是隨即興奮地說：「回去最好。」

他請我吃了一次晚飯。我的軍將在那城市時，他的太太和二女兒都來了。給

我帶來三本書，一封信，書是我的舊作，信是到巴黎時取他兩本反法西斯著作的。

另送了我一匣巧格力糖，那母親送我一張中古時辰那城市的地圖，上面題了「依然如故」的那句成語。

這樣我就離開了那小城和那一家人。

集中營是一個受罪的地方，五十七歲的老頭子在裏面怎麼受得了呢？雖然那些惡毒的刑法不磨折死他，懷念中的家人也會漸漸乾枯他的心和身子。

我希望.....

我祝福.....

一九四一·二月·

## 小 母 親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

連綿飛了三天的雪花，昨夜停止了，這小平原上既剩下小丘脚下的小叢林和鎮上的房子底一部份還是黑的紅的和紫的，其餘是一望的白，一望的白。

這市鎮很小，一共不到一百戶人家。一條街貫穿全鎮，南頭的大建築物是火車站，北頭的結尾是一家小旅館和郵政局，往上是一個小小的斜坡，上面是一所全鎮最好的建築物，森林長官的私邸。小街上有各種房子，那些王人也是想在營業上爭鬥一番的，然而他們又是生於是長於是，日日見面的熟人，所以見面時又

是笑噴噴話家常國事了。

市鎮還不曾完全醒過來，大部份的百業都還像夜合花一般的閉着眼睛。鋪着雪的路上印着幾個零亂的脚印。

車站上情形却略有不同，兩個穿長皮靴的工人，正忙着鏟除積雪。汗珠一行一行掛貼在額臉上。他們不說話，但是時時眯着眼睛去看屋尖上掛着的一面新旗子，那漂亮的旗子懸在一根白色旗杆之上的，杆頂上有一個金球，球上站着一個縮頭的寒鴉。

「真好！大紅的旗子，中間一個白圓，圓中間一個粗大的黑十字。」清道夫低聲的讚美着，口裏的白氣和聲音一同消失了。「這真好看，比原來國旗好看多了」。他弄不清這新旗子的含義，昨天他聽過鎮長的講演，他說：「……從前有一個有權力的皇帝，他使全國意志各邦統一，那兒是第一帝國。後來又出了一個有權力的大臣，他又分開了的國家重歸統一，那是第二個帝國了。他們使饑餓

的人有吃，他們反對共產黨！」職以後，共產黨和猶太人聯合起來擾亂，破壞意志的民衆飽嘗了痛苦！希特拉，我們的領袖，他是一個當代的英雄！他們七個人就組織起反對共產黨和猶太人的黨來，他不怕一切，他要打死猶太人，打死所有的共產黨員，現在他正式上台了，他重振意志歸於幸福之中，這就是第三帝國(1)……」若干年來，他過的生活的極是太苦了，每當他想到有一個叫亞宋爾夫，希特拉的，能使他們解除痛苦底人時，他就望望那漂亮的旗子，他的希望寄託在那面旗上。

太陽在小丘上露出臉來，雲的田野上閃着一塊一團的金光。蒼下的掛雲被雲重壓着，祇是一個模糊的鏡面露在外面；現在已是六點半了。

站台上人漸漸多了，工作人員各自動起手來。趁火車的乘客們，大都是到縣城裏去探親訪故或者是去購買東西。他們三五成羣談起來。他們有不同的心思，然而有同一的希望。在祖國的十字旗下。把生活回到大戰以前的一九一三年。

去。

生着大把鬍鬚子的演長，挺着大肚子高聲說話，最初他祇有三個聽衆，現在却圍了一大團子的人，他用手拍着胸前的卍字章說，「不要說別的，單就我們三個領袖來說，郭培爾博士是宣傳部長，你們聽過他的講演嗎？讀過他的文章嗎？七十歲老太婆，三歲的小孩子都會被他感動得掉淚。戈林將軍是航空部長，看看那一套制服，好，多神氣！他們不特在政治上是好領袖，就是唱戲也是好角色。那一個有名的牧師能像希特拉？他不說話則已，一說就是三個鐘頭。真的，郭培爾一講演我聽一回哭一回！」

一個小孩子岔嘴：「我看見過戈林的相片，衣服比電影裏穿得好」。

鐘敲了七下，人們再也無心聽講長的講演了，大家都緊蹙起來。一個青年人拉着個少女跑進站來，一個行李夫拿着兩個手提箱和一個背囊跟在後面。

噠——叮——叮——噠——

火車頭上的銅鈴響着，從遠遠開來。人們喊着：「火車來了！」「火車來了！」

黑色的火車出現在平原的邊際上，一會就噙着氣在站台邊停下來。火車吐出一部份人又吞進了一批人。

年青人吩咐行李夫把東西搬進最後一輛車廂中去，然後自己同少女走進去了。年青人取了一個馬克給行李夫，他道了個「多謝」就走了。

少女埋怨地說：「卡爾，你爲甚麼給這麼多？」

「到了佛朗府還怕沒有錢嗎？」他含笑地回答。

這車廂是列車中最壞的一輛，正因這原因，他們跑到這裏來了。

車廂裏祇有他們兩個人。角邊裏雖立着一個煙爐子，但是却一點熱氣也沒有。這是一輛附掛的三等車，但是這人當着放笨重行李的車子用了。他們兩個人對這環境很是滿意，肩靠着肩的坐下來。



名喚卡爾的人，年紀不過二十二歲，身材短小結實，兩頰因爲常常騎馬的關係泛出青色，穿着平常遮教堂才穿的深藍呢呢衣服，長統黑皮鞋。坐在他身邊的少女，比他小得六歲，是一個剛發育成熟的女子。上身是絨線衫，下面黑色綢裙子，毛線襪，跑山的皮鞋，外罩一件黑漆布的雨衣。

最初她對這環境是滿意的，可是當車子動起來，頭鈴又響了的時候，她眼睛裏却光亮地湧出了淚珠。她滿意這環境，正如往常她同卡爾去過的森林，河邊或是石窖，這裏同那些美麗幽靜的地方一樣，這裏也是他們的世界，潮濕的蒼翠在這裏重溫。他們撲着助着。離別使她悲哀了！鏡上並沒有她的親人，雖然有一個母親的墳墓，但是母親並沒有在她腦中留下任何的印象來。一個土包，一塊小石碑，無論怎麼樣，一堆土，一塊石頭同她生不起感覺來。市鎮上有她十七年來天天接觸的人物，市街和房屋，有她天天去散步的林子，河邊，這一切在平常並不使她留戀，就是昨晚，就是火車開動的前一秒鐘都不曾使她懷念，然而現在，

現在淚珠却自由地消溶在卡爾的胸前了。樂上的一切底生色是因了卡爾，然而身邊的卡爾這陣却還不斷她的離愁。

卡爾覺得她沉默得有些奇怪，低下頭看她。她的臉貼着他的腹部，身體好像看斯抽搐。他擡起她的頭來：「特羅耶，你哭了？」

特羅耶傷心地哭，但是又不願卡爾知道，這時她隱隱不住這個秘密了，就緊與離開卡爾，她到窗前去，推開窗子。冷風拂着她的臉，陽光也貼在她的身上。

好久不曾有這太陽，今天太陽嫉妬似的把這世界裝了一層金，變得也太漂亮了。她站在那兒，盤輪和軌道發出的聲音沒有了，車頭上的銅鑼聲沒有了，她只呆呆地站着。馬上就將逝去的景物，把記憶帶回憶裏去了。火車駛進林子，林子裏沒有多的雪也沒有多的人。她記得很清楚，她同卡爾一起在林子中散步時，每逢有火車從那裏經過，她總歡欣地敲打着用力地揮動手巾。今天，好在沒有人。林子裏，也沒有人向的揮手巾，不然她一定會從那裏跳出去。火車奔出林子，出

着牧場的左欄地，各色的牛、白色的羊都悠閒地在青草着天上的晴雲。木欄外面是低低的河岸，永不深，又很清涼，河岸向水裏沒有可分別的界限，鷓鴣石平鋪在沙上，一部份在水外，一部份在不裏。這些，都透過了積雪聽到眼前來，綠草已變心裏上，一句圓話，「它們就不再看我一眼麼？」另一句話接着就圍眼淚一道流出來，「我們也看不見它們了！」一顆一顆的淚流同窗外飛。

古爾是一個剛硬的男人，他覺得女人既是要哭，就讓哭個盡興。他獨自得一段久，他感到無聊，對一個自己所愛的女人，他得有所表示。他的雙手放在女人熱的肩土，嘴脣觸着她的髮髻，白裏低聲喊着聲聲不同的羅羅。

「最初她不理睬他，但是那一聲又一聲的低喚，終歸使她回過頭去。」

「羅羅，你還在笑？」

「早就不笑了，」她笑了一笑。

鈴聲「你眼睛上還有淚珠——」

現在啊——」她輕輕叫喊了一聲，淚珠馬上就被手臂拭乾了，「你看，我不是在笑麼？」

「你在笑，是的，你在笑，」卡爾把她拉到身邊；「我們談談吧」。

「不，」她把頭重新探出窗外去，教堂的塔尖最後從眼裏逝去了。她沒有希望，無力地回過頭來，她站不住，全身伏在卡爾身上，「來吧，現在來談談吧」。

卡爾，是盧森堡鐵上的一家雜貨舖裏的送貨人，但是他的希望大得很。這些希望常常使他喜歡得跳起來。他的偉大的幻夢使特羅雅也跟著興奮，她的心目中祇有這樣一個英雄，而這個英雄就在自己的身邊。卡爾要使他們的生活舒適，使自己和自己的愛人成爲任何一部喜劇的影片中的英雄和美人。他要效忠於首領希特拉，她要作自己最好的妻子。他常常引用希特拉的話來說：「不管我是在監牢中或是自由之中，我都是忠於國家的」。在那句話之後，他常常加上一段尾巴：「效

忠於希特拉的，效忠於特羅耶的」。

這樣的話，特羅耶聽過記不清的次數，然而每當卡爾津津有味地細述這一段時，她總是同樣的興奮。

「一到城裏，我就去入黨，我要加入禁衛軍。那時候我就穿着黑色的制服和長皮鞋，當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卡爾的話突然頓住了，他大步地走到車廂盡頭，裝着才在外面回來的樣子，高舉起右手，響亮地喊了聲：「Heil Hitler！」

(2)然後才走過來同特羅耶拉手，接吻。

三十分鐘的時間，火車把他們帶到馬堡了，但是他們不知道，仍然繼續地談着，直等到，站台快在外邊大聲的吆喝：

「到佛朗府的，這兒轉車呀！」

換車以後，特羅耶就覺得一切都同鄉下不同了，火車頭上沒有叮噠叮噠的鎖鈴聲，代替它的是一聲長一聲短底汽笛。車廂也漂亮多了，坐位也不再是硬的。

他們的肚子有點餓了，就取出預備好了的香腸麵包來吃。卡爾先吃完，於是他就笑嘻嘻地把特羅納的搶過去了。

對面有個凸肚的老頭子，望了他們一眼，卡爾連忙舉手噓了聲 *Fort Interior*！那個人就微點了點頭回身過去了。卡爾心裏頗不高興，「這傢伙不是猶太人也是法國人，不然怎麼連個 *Fort Interior* 也不會說呢！」

「兩個天吃了二份麵包，味特別好哩，」特羅納溫柔地說，卡爾覺得難這時候特別可愛，臉上泛著晚霞一般的紅暈，尤其是那略高的鼻子，像「卡通」上見過的凸出平原的高山，他自然地又一次的擁抱她，吻她！不過這一次吻的是鼻子。

「我還饑！」

她打斷卡爾的話，「你吃了兩份了！」

「我還得要一份小香腸！」

「小香腸多貴啊，要四十分尼一對——」她的話音變低了：「我們沒有很多錢呀！」。

「錢呀——」他得意地笑，笑得非常的任性。他拍拍特羅耶的肩頭，「問錢作甚麼？傻瓜！祇要我入了黨，吃黨，吃黨……甚麼是錢？——」他與沖沖地說：「第三帝國是誰的？」他問特羅耶，但是還不等她回答就又：「第三帝國是國家社會工人黨的呀！」

十二點三十五分，火車在國內第二個大車站停下了。等乘客們走盡了之後，他們才走下車來，車站裏很黑，使兩年青人的心事暫時感到剌那的不快意；但是當他們走出堅實的車站門時，才見到大大小小的世界旗幟，在暗天的白雲之下，紅黑白三個美境而又刺和底顏色在屋頂的殘雪的襯映下，顯得格外的好看。

「不要走得太遠吧！」女的說。

「就在車站對面住下來。」

「在錢還沒有到手之先，卡爾，我不願意你把錢亂用。找一個小點的公寓（3）住好了。」

「你不懂得這些，讓我作主罷」。卡爾的話雖是這樣說，但是結果仍是在一個最小的旅館住下了。雙牀的房間，每天一馬克又二十分尼。

卡爾忙亂地把登記表格填下，在同伴之下寫了特羅爾的名字，並且註明是他妻子。

接着他們就去入黨，入黨是很容易的，他們在話劇院旁邊的萊茵流域黨部登記了，每人繳了四張半身相片。

「這是你們的黨證，可以享受一切娛樂場運動場的最大優待。」

「多謝。Heil Hitler」他們說。

「Heil Hitler」那人也照例回了一聲。

卡爾在那裏櫃台前站了一小會才又磨住的問：「完了嗎？」



「早完了。」

又過了一會，「我的衣服在那兒領呢？」

「甚麼衣服？」那人重又抬起頭來。

「制服。」

「制服？」那個人不懂地追問：「甚麼制服？」

「黑制服啊，SS(4)穿的。」他解釋着。

「我們這裏不管SS的事。」

「就是SA(5)也好。」

「SA!?」那人奇異地說着，接着就問：「SA怎麼？」

「SA的制服這兒可以領罷？」卡爾不敢肯定的問了，不過他還帶着很大的

希望。

「這——」

隨着那人的聲音，卡爾睜大了眼睛。

「我們也不知道。」那人有些厭惡了他，就舉起右手來：「Hail Hitler！」

「Hail Hitler！」他無奈地答禮，接着就站在特羅那爾面前先推門出去了。

特羅那爾走出門來，撫着他的脖子，溫柔地問：「卡爾，沒有這回事罷？」

「有的，」他堅決地回答：「一定有的。我們去找約翰吧，他知道這些。」

約翰是個SS，身體瘦長，頭髮柔弱而又稀少，一望而知他少年時代是營養

不足的。他把頭髮分開，讓右邊的垂下來貼在額角上，他熱烈地同卡爾握手：「

近來怎麼樣？」「我很想念你。」——「這是你的情人嗎？」他一連串的問着。

「對了，這是我女人。」卡爾回答。特羅那爾紅着了臉。

卡爾對他說明來意，他的回答是連聲的「困難」。「早些日子來就好了，現

在可困難一點。黨當局一面大量的吸收黨員，可是要從黨裏拿一點錢可不容易。

「我是老黨員，老同志……像你們，可就不容易了。」他推推頭髮，「你們要

來也可以，不過——不過，先總得有點甚麼表現……。」

「甚麼表現呢？」他迫切的追問。

「唔……」他摸摸小鬍子，流利地說：「遵照希特拉的命令，作點件有益於第三帝國的工作。」

約翰的墨鬚，發亮的黑皮帶和馬鞍在卡爾面前發亮。約翰前幾月還剛自己的地位一樣是小村落中一家理髮店裏的幫工，而自己現在却羨慕他了。

他挽着特羅爾的手臂失望地在街上走，無目的地閒逛着。對這城市，她一切都感到新鮮，而卡爾呢，却故意裝出見慣了的樣子來。

一輛大運貨汽車從遠處開來，在奧登堡園場中間停下來了。車上的人狂亂叫嚷，開人們連跑帶跳的圍攔去。

——猶太人呀！

——看猶太人去呀！

乘乘這樣喊着。卡爾和特羅耶，走過去。

車上主要的人是高鼻子的猶太人，他們全被反綁著，背上插着紙旗，頭上頂着小花帽，上面寫着醒目的字：「我是共產黨！」「我們是猶太人！」他們的臉上是蒼白而泛青的，凹進去的眼睛緊閉着。站在他們旁邊的是SS和SA。車上的人頓頭喊口號：

「猶太人活在境內是德國人的恥辱！」

「共產黨是世界的公敵！」

車下的黨徒附和着。

人叢中也起了小小的波動，一個高大的SA從人叢中擠近車邊，很敏銳的爬上車去，用手指着一個不能抵抗底人的鼻子：「猶太豬不是德國人，也不是人，他們是共產黨！他們同我們是不同的，諸位看看」，他用力拉扯那個鼻子，紫紅的血從鼻孔中流出來了。「他們的鼻子比我們的高！今天希特拉執政了，所有的

猶太人都得滾，滾出德國去！滾出世界去！」

暴雷似的聲音轟鬧起來，幾百隻激奮的手臂在卍字旗下高舉起來：

「——打倒猶太人！」

「——打倒！打倒！」

猶太人的眼睛閉得更緊了，背筋像蚯蚓一樣爬在他們的脖子上。

那個人用手敲打一個猶太人的頭：「傻瓜！張開眼睛！張開眼睛！」

這種行為使特羅爾滿意了，她含笑對卡爾說：「這才是個英雄！」

卡爾被激情衝動了，緊接着女人底話高喊起來：「好呀！這才是個英雄！」

「這才是第三帝國的英雄！」

「他是希特勒的好同志！」

卡爾每喊出一句時，羣衆都瘋狂一般的附和着。最後，他們要求把猶太人交出來自由處置。

「同志们，這是不成的，你們要打死他們，我們再拿甚麼去作活動展覽呢？」人們阻止大汽車的活動。過了一會才開走了。衆人猝猝然而又興奮地散開。繼續平下去之後，卡爾想到自己的錢不容許他們住旅館了。「特羅那，我們

找房子去吧」

「好吧，找去吧」。對卡爾的話，她每回都是順從的。

卡爾正二十二歲，父親是一個常常喝得大醉的木匠。卡爾的腦中從沒有母親的影子，他的繼母對他是非常凶狠的。從十二歲起，就把他從國民學校裏弄出來，送到小村子裏一家雜貨店裏作送貨的學徒。

十年來，他學會騎自行車，駕駛托車，也學會了戀愛。近年來，每月除了吃和住外，還乾掙三十五個馬克。

他的第一個戀愛的對手是比他大七歲的女人，每個禮拜去找她戀愛兩次，每次付給她三馬克。有時他可以在小房間裏待兩個鐘頭。有時他的情婦就推有事

把他圍走。

從那個愛人那兒他沒有得到甚麼，反是學會了吸煙和喝酒。

赫羅那已經滿了十六歲，自己的父母是怎樣的人她是不知道的，公墓裏有一塊墳，有人說那裏葬着她的母親。她想不起死去的母親對她有甚麼好處。從她能記懂事情的年紀起，就沒有離開這村子。她生長在一農人家裏，為那人叫叔叔。叔叔對她相當的好，可是稱爲壞壞的人對她則不然。

十三歲，就到那個地方的一個富人家裏作侍女。她的工資最初是二月五馬克。但是等到她同卡爾戀愛的時候已經加到了二十馬克了。

那時起，她就，再是小姑娘，成天同卡爾打得火熱的在一起。

卡爾常常給富人送貨去，因此認識了赫羅那。赫羅那從來沒有同少年男人接過，因此同卡爾的戀愛可以說是從見面就起了頭。

卡爾從第一個愛人那兒得到的就是短時間肉體上的快樂，這裏呢，一種纏綿

底安慰。

在他們的戀愛期中，國家社會黨的熱狂一天一天的加增起來。卡爾就喜歡這個黨，因為這個黨提倡個人英雄，提倡搶奪女人，提倡喝酒，提倡唱歌。（這些都是少年男子最趨愛的）。

約翰是卡爾的好朋友，他入了黨，因此他就解決了生活，結了婚而又快生孩子。這事實的力量太大了。約翰的影子整天跟着他，像發着大嘴喊：「到城市裏來！到城市裏來！入黨呀！入黨呀！」

一九三三的一月三十日（6）被規定了以後，卡爾決心同着妻子離開這個沒有多大的地方去作一番英雄底事業。

離鄉的前夜，特羅摩向所認識的人告了別，就冒著雪跑到卡爾的小屋子裏了。她抱着卡爾熱烈的接吻：「卡爾，從現在起，我們像真正夫妻一樣日夜都不分離了！」



桌子上放着一個杯，一個盤子，一把刀和一把叉子，他們兩人共同的吃嗎

着。

「特羅解，你不要吵得太利害，管心房東聽見了」。

「不，不……卡爾！反正我們明天就走了，不要管她的，以後租房子一定先

說好——」

「以後不必先說好了，現在，不，從明天起誰敢不承認你是我的妻子」！卡爾把粉腸和火腿一片一片的餉到滾了黃油的麵包上。「進城以後，我就是黨員了，我要租一層樓來住，要有洗澡間和廚房的。我們要四份食具，我們自己兩套，那兩套還可以請約給他們來」。

他們談得很久，一直等到隔壁的人不能隱着敲着牆壁時，才不願地關了燈。

「我有一百四十個馬克」，特羅解說。

「比我還多二十五個呢」。卡爾覺得得意。他倒在床上，他不想睡，但是

的眼睛再也睜不開來，全身骨頭好像被人抽去了一般。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這美麗的日子過去了！

他們的新居並不是佔地一層樓的小公館而只是一間頂樓的後半段。一床一桌二椅而外，祇是自己置備的火酒爐子。

特羅卿到城市和寧洛威到些兒疲乏，總是讓卡爾一個人出去跑，她愛騎在床  
上呼嘯心愛的民歌，或是創馬鈴薯的皮。

卡爾入了黨，但是一個黨員不見得完全如他們的理想。卡爾天天在外邊跑，  
約翰也找人給他幫忙。

這樣的日子過了十七八天。

「卡爾，你看」！有一天，卡爾剛踏進房門特羅卿就喊起來。

「你看」！

順着特羅卿的手指，他發現一張釘在壁上的五彩香特拉。

「時蘊卿，你這天才，你居然想到這個，這樣偉大的裝飾品！」

「裝飾品」？她第一次這反丈夫的話。

「不，偉大的英雄底造像」。

兩人都<sup>在</sup>哈哈地笑了。爲這一張畫像，他們還特別請了一回客。晚宴請的是約翰的夫婦。那夜除了冷肉而外，還有炸麵包湯。

在城市裏住了兩個月，事情還沒有眉目，反是夜裏卡爾回來得很晚。

「卡爾，又這樣的晚……」

「開黨的小組會……」

「在那兒」？

「啤酒館」。

特羅特對這樣的回答並不滿意，曾經夜裏去偵探過卡爾的行動。一點也不假，卡爾的話是真的，那些小組會議都是在啤酒館裏舉行，那些宴會或是遊記

字章的人，大杯地喝着啤酒，大聲地唱着歌，那就是團的 NSDAP (7) 的小組會。

「卡爾是誠實的，卡爾是誠實的！」她這樣地想着，一邊跟着藍條的麥卡爾到家里。

她獨自吃着冷的晚餐。

有人敲門，一封信從門縫遞了進來。信是萊茵河流域來的，上面說請卡爾·盧森堡同志在一衆猶太人座的小雜貨舖裏找着一個店員的位置。

「卡爾怎樣能去給猶太人作事呢？」她躺在床上呆望着天花板。

對這件事，她拿不定主意，得另找個人參加意見才好。於是她走下三層樓梯去找房東太太商量。

房東太太高興極了，她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給猶太人作事，拿錢，不作事，不是很好嗎？」

卡爾到那木器店去時，特羅雅是一道去的。卡爾還沒有見到主人時，他已經想到自己用怎樣的態度去對付那猶太人了。自己的態度應該是驕傲的，而他呢，應該把自己當成希特拉一般尊敬。要是他略有一點不客氣的話，自己就要打他，罵他。「特羅雅，你看着，我給他講話時不用「您」字的」。

雜貨舖在大街的轉角上。他一推木門就進去了。

門鈴叮叮地響，一個穿白布衣的中年女子走出來。「日安」！

「Well then」——他是舉右手，一面從衣袋內取出那封信來。「我是蘇都介紹來——」

「啊，那是卡爾·盧森堡先生，請到樓上去，我的丈夫等着您啦」。

這是一個猶太婦人，但是，她面容有禮的態度和卡爾生不起氣來。他同時聽聽都跟着她走到樓梯口。

「女士，先生請」！

聽着猶太婦人的手聲，卡爾和特羅耶都很自然的答應了她。

「那，我就走前邊領路」。

「請罷」。特羅耶說。

主人是一個又小又瘦的猶太人，他的態度很安閑，等女人介紹過了，他就伸出手來同卡爾拉，然後請他在沙發上坐。

卡爾先請決定的態度完全不適用，他以不到滿的話說，也感不到猶太人有甚麼特別討厭的地方，祇搓着兩隻大手。

「黨可有一封信給我們，要我們把原來的夥計（8）斥退，換一位德因先生。我很高興地贊同了。黨都又介紹您過來幫忙。這一點我尤其高興，您一定比我們原來的那位忠實同志（9）更能幹的」。

女主人用托盤托出兩大杯啤酒來。卡爾取了一杯，剩下一杯，主人自己取到手里說：「盧森堡太太，請容作我們的監誓人，現在我同您的丈夫喝入夥酒（10）」

了，這還是德國的老規矩」。

兩大杯啤酒，流下他們的肚子，卡爾有一般新的感覺：猶太人真有一個好人。

「現在請您把這錢的賬目交給我。並且請您馬上就上工」。她站起來：「這兒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七點到十二點，下午三點到七點」。

特羅耶別了卡爾先回去，想在一處納粹（H）書店裏租小說看。

「女士，我介紹您這一本書——」

特羅耶租了一本「猶太人的罪行」回去讀。

從那本書裏她又得到新的勇氣，她失悔剛才為甚麼不讓那兩夫婦一頓？

卡爾回來的時候，一定要告訴他一些那猶太人老狗不合人情的底蘊事。

春天在人們的盼望中到來了。

鳥兒在戶外的林蔭中叫著，陽光從小山頂裏投進來在室內鋪了一條光線。

特麗穿著睡衣，躺在床上。一本雜誌的「我的奮鬥」(12)放在桌上。書裏的一頁使她大大地感動了，她的體內起了一種奇蹟的迴響，引起自私的希望。她的眼光自然落到封面畫上去；終於在那張五彩畫像上停滯下來。希特拉穿著S.A.的制服，她喜歡他的下顴頭髮，喜歡他的小鬍子，更喜歡他含笑的脸龐。她細細的看他。她發現他的偉大，唯有這麼偉大的人物才寫出這麼偉大的書。她印得出了神，一切從眼前消失了，既有那畫上的人，像天神一般的你大。但是那個人不再笑了，他憂了愁，終於他哭起來了！特麗劑不相信自己了，她揉揉眼睛，又重新回到真實的世界中來。

「卡爾那一天才穿上制服呢？」她想着。想着卡爾就在眼前出現了。他穿著嶄新的制服，他先舉手向她敬了一聲 *Well Hello* 然後才回來擁抱她。她很可愛，溫暖的陽光照着她；她幸福地入睡了。

希特拉在同卡爾握手。戈林用力拍卡爾的肩頭，他一跛一跛的走路，跟卡爾



說話時得把頭抬得很高，他比卡爾低了一個半頭。

「盧森堡太太！盧森堡太太！」

有人驚醒了。底好夢，她不同意地睜開了眼睛，床前所着的是房東太太。「起來！起來！」房東太太喘着氣，一盧森堡先生受了傷，快來幫幫忙，把他上來！」

她跳起來，搶到樓梯口，兩個人扶着卡爾上來了，在不明的燈光之下，卡爾的頭上裹着繃布，面色灰慘白的。

「卡爾！卡爾！你怎麼了？」她跳着迎上去。

「……………受傷——了——」他的聲音很低，像勉強從喉管裏爬出來一樣。

卡爾倒在床上，他的事情與活潑都隨他的健康回去了。他把受傷的經過說得很模糊而又短。房東太太知道一點也是從他回來的人那兒得到的，也是雜亂無章

的，

特羅耶很想同卡爾講話，至少問問他受傷的情形，又怕他的傷勢不容許自己這樣做，只好強壓下奔放的感情，靜靜地呆在丈夫旁邊。

卡爾的傷勢很輕，不過當時流血很多。在醫院包扎以後，就只派一輛救護車送他回來，因為所需的祇是靜養。

第三天，卡爾的精神就好了，他的手從被底下伸出來。他握住他妻子的手，慢慢把不幸遭遇的經過告訴給特羅耶知道。

卡爾在一家咖啡館裡吃點心，隔座坐着三個大學生，他們談着女人，後來又談到希特拉的囚籍問題，這時候卡爾已經非常生氣了。接着一個又說：

「你們知道希特拉吃露筍削皮嗎？」

卡爾非常生氣，那簡直是公開的侮辱，他就抓起咖啡杯子打過去。

他們四個人打成一團，卡爾被打暈了。

特羅雅激動了，熱情地擁抱着他，從他的頭髮上一直吻到手上。「卡爾，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接着他就唱起民歌來：

「德意志，德意志！

德意志在世界上，

超越一切！」

卡爾笑了，他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子，從河裏救了起另一個小孩，首領就送他一個金表，還親自給他手拉——」

「他也要送你一個錶——我已經夢見過他和你拉了！」她打斷卡爾的話，「你一定是第三帝國裏的第四個人物！」

卡爾和特羅雅的臉上同泛着春陽的光輝。

關於卡爾·盧森堡這次光榮的鬥爭，每家報紙上都有記載。德意志國家社會工人黨的機關報「人民報」(13)還登過評論，主張嚴辦那三個兇手，解放本城的

大學。

大學並沒有解散，三個「兇手」被永遠開除學籍並轉令外交部不得發給他們出境的護照，大學的學生會也勒令改組。

E. J. (14) 和 P. D. M. (15) 對卡爾非常敬重，他們推派十個代表到卡爾的小閣樓裏來。

卡爾和特察輝都很欣喜，人和喜氣把小樓充塞滿了。

五個少年和五個少女排成直雙行，男子的黃領服和黑短褲及其他裝飾品把他們顯得很威嚴，女孩子們是白短袖襯衣，外罩絨短緊身，下着深藍色嘩嘩的裙子，也是非常整齊的。排頭的少女捧着一束用白臘紙包着的玫瑰花。排頭的男孩子吃力地抱着一個無線電收聽器。

男孩子經過訓練的雄壯的聲音：

「本市的希特拉青年團和德意志少女隊仰慕卡爾·盧森堡同志底英雄行為，

特以鮮花一束無線，收聽器一個相贈。我們一共十個人，代表他們向羅致敬。希羅澤永遠矢忠於亞架爾夫·希特拉和他的德意志國家社會工人黨，並無情地予以黨人與猶太人以打擊！」

男孩子獻機。女孩子獻花。全室的人喊：

「Toll Her！」

收聽機擺在桌上。花卻沒有瓶子，一個聰明的少女順手把花放在臉盆裏了。

原來站在末尾的一個小女孩，這時候繞到前途來，帶着希望的口氣說：

「盧森堡先生，我可以同您拉拉手嗎？」

卡爾大方的伸出手去，「你們還年青，你們還有好幾十年去征服世界哩！」

「Bravo！」

從那時起卡爾就成了英雄，常常有人請他簽名作為紀念。

卡爾成了那城市裏的名人，夜晚，咖啡店，舞廳裏都有他的足跡。頂好是

在那些場所不遇見猶太人，不然一定要把他們轟了出來才肯罷休。他罵他們：「你們是亡國奴！」「你們寄生在德國！」「你們不要臉！」「你們是私生子！」「你們不配同德國人在一起！」

然而卡爾對雜貨舖的主人却是很恭順的，他認為那個人是德國人的朋友，他常請卡爾抽一隻雪茄或是喝一杯啤酒。他不說日安，晚安，再見，而用 *Grüß Gott* 來招呼人，不喊希特拉而代以 *Heil Hitler* (17)。

卡爾曾經問過他，對希特拉是怎樣的看法。

「好得無可再好的人！我認為德國有三個偉人，一個是佛烈大帝(18)，一個是俾士麥(19)，但是他們都是靠着武力來到政權的，唯有 *Hitler* 是個了不得的人物，他的所行所為都是我親眼看到的或是親耳聽見的。就是將來恐怕也找不出一個類似的人來。」

猶太人論希特拉的一段話，卡爾認為非常恰當，他幾乎忘了說話，這是一個猶

本人了。他嘆了一口氣，「可惜我不是德國人，不然我送幾本我的書了。」

「還有好幾本嗎？」猶太人說：「聽說除了新契約，這本書的銷路最好哩。」

「我有十六本或是十七本，一時記不清了，都是人家送我的，那真是好書，

「還有這麼多？」

「政府機關，黨務機關都是用這本書送人。」

卡爾想了想：「這本書比約書好哩，所以才拿它送人。」

「這本書我也看過——」

「您覺得怎麼樣？」

「好極了。」

卡爾對這回答非常滿意，晚上就在牌桌上轉告特羅雅和房東聽。（他們倆個人是無法玩點甚麼的，所以女房東就常發請柬來作客，請她喝一點啤酒，她就陪他們打打牌或是說說笑話。）

無絲毫的器裏反拍着病聞，這些東西的羶牌是不喜歡聽的，如同房裏拿的牌給還不會回來的卡爾算命。

平放在桌上的牌是異常的好，她不能抑制地跳起來：「看哪！這是大富大貴的！」

房東把頭低下去看一看，她也笑了，她拍着背輕輕的背說：「他要作了科長時，我也有一個能向人提說的朋友了。」

「Fritzer 頂喜歡年青人，像我的丈夫這樣被年青人愛戴的恐怕就沒有幾個！」

新聞報告停止了，現在播送的是一隻急快的華爾式（20）舞曲。特羅爾情急地把桌子拉到一邊，就緊緊地擁抱着，東跳舞起來。

房東氣喘着說：「我……頭昏……」

她沒有聽見，她急快的旋轉着，房東笨笨的身軀使她感到累贅，當自己累不



過氣時，喘着漸漸的狂笑倒在牀上了。她的胸部猛烈地上下着，全身發熱，她半閉着眼睛，感到滿足了。

房東也在喘氣，但是喘息之中還夾着瑟瑟的笑和聲聲的咳嗽：「……咳……咳……他死了……二……年……十二……年……天哪……十二……年……我沒有……跳過舞了……咳……咳……咳……希特拉禁止……女人和女人(21)……跳……舞」她抽搐成一團，坐在木椅上抬不起身子。

「他禁止女人和女人一塊跳舞，為什麼不禁止男人和男人一塊睡(22)——」一句話從特蘿娜喉裏衝出來，但是她立刻就失悔了，失悔自己為甚麼要說這句話。

「別說，千萬別說！」房東嚴厲地阻止她。

恐怖控制了這房間，她們沉默了。她們各自想著一些使人不寒而慄的事情。

房東太太喘息定了恐怖跑進了的時侯，想起了甚麼似的，鄭重地低聲說：「

我真後悔。當初我爲什麼不要一個孩子。」要是有了孩子的話，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寂寞了，她的兩隻眼睛誠懇地望著特羅雅：「盧森堡太太，你不想要一個孩子嗎？」

「暫時不要想。」

「沒有孩子男人會心變的——」

「卡爾不會的……」她有把握而得意地說。

「第三帝國(23)正要很多孩子哩。」

「真的，相當痛苦，可是也相當——」

「生活也是不容易的啊，我知道這些女人都因爲有了孩子而使她自己變壞了，爲了孩子和自己的生計不得不磨頭行去，相當的困難，相當的痛苦」她加重了自己的聲音：「這樣的痛苦是不下於生產的痛苦。」

十二點敲過了，卡爾還沒有回來，房間裏只剩下她一個人伴著寂寞。

房間猛地推開又猛地關上了，那兒站着卡爾。剛開始解衣服的時候，他停住了手，上去擁抱他，但是他猛力地把她推開了。

特羅雅不知道這是爲了甚麼，卡爾的臉是青白色的。他自己脫了上衣，又把襯衫的袖子捲起來：「走過來！」

「卡爾，親愛的！」她裝出極高興的樣子往前走。

「近一點！再近一點！」

「你算做甚麼？」

「過來！」卡爾把她的頭捧在手上，仔細地望着她的臉：「我要看看你的鼻子！」

「我的鼻子不美嗎？」她問。

「卡爾打她一個嘴巴。」

「爲甚麼？」她向後退，但是她又迎上去了，溫柔地問：「卡爾，爲甚麼打

我？」

「就爲你的鼻子！」卡爾把她掀倒了，一拳一拳的往她身上打：「死豬！你死，你不是猶太人？」

「卡爾，你爲甚麼……甚麼……侮辱我……我……我怎麼會是猶太人……猶太人呢？」

卡爾駭着臉，一隻手捏着她的頭髮，另一隻手敲着她的嘴巴。「你不是猶太人！哈——哈——你說，你的鼻子爲甚麼這樣高？」

那一夜不幸很快過去了，赫羅爾始終不曾明白卡爾爲什麼生氣地打她，嫌惡她的樣子高得像猶太人一樣？第二個不幸接着第一個不幸來了！

街上是相當熱鬧，因爲這幾天正有了新的事故。每一家店鋪門都多貼了幾張花條子：

「張張黃色協議的，上面寫着『德國商店。』」

紅塵白字的「德國人就該歸結。」

「我懷的星圖羅是(Born Heiler)。」

「猶太太這行。」

公其德所都樹立着巨大的牌子，要是誰在着大店子裏買東西，他的名字總會公佈出來，當作一種懲罰。配襯着的更有極大的，花花綠綠的宣傳標語：「我們要向外國去求生存！」「我們要殖民地！」「我們要為生存而戰！」

卡爾非常高興地回到家裏，告訴特羅聊他自己也要到非洲去。

「到非洲去？」特羅聊張大了眼睛。

「到非洲去，到埃及(24)去——」

「我也去——」

「不，我先去，隨後你再來。那地方太熱了。」

「一塊去，一塊去！」他堅持着。

「埃及是多麼野蠻的地方，那些人都是黑色的野人，我得像得演孫那樣先鬥爭一番，然後才會作一種國王般的人。那時候，親愛的，那時候你來以時候就是王后了。」

「道邊的職務呢？」

「難道願意同猶太人一塊工作。一個並好的猶太人也比不上一位最壞的德國狗。我雖然在埃及，但是大部分的時間總是在鬧羅的。」

「埃及太穢，你要當心得病。」

卡爾把衣服脫了，現出一身結實的肌肉來，「你看，我會生病嗎？」

「甚麼時候走呢？」

「很快了，我們是集體的。」

「甚麼時候回來呢？」

「還沒有走怎麼知道甚麼時候回來呢？反正不發財我是不回來的。」

特羅癆同卡爾到佛郎(25)府時是冬天，這時她已經看過水邊城市底春天夏天和秋天了。她安開始去認識第二個冬天了，這第二個冬天於她是殘酷的。

卡爾離去以後曾經來過兩封信和兩張明信片。(一封信從巴黎來，另一信則由船上來。波賽和開羅寫過兩張極短的明信片。)特羅癆在一月之中寫了十二封信去——她寫得太少了，她願意一天給他寫幾封信，但是郵票限額了她。這些信都沒有因為交不到而退回來，可是回信一直沒有。

卡爾離去時留了一筆小款子，但是當第三月過了一半時，她已經用盡了自己的——一百四十馬克來了。

約翰一人來看過她，「卡爾有信來沒有？」

「沒有。」

「奇怪得很。」約翰不肯走，想了好些話來同她說。到了黃昏的時候，居然扯到格雷姆的童話上去了。

她敢不過約翰的一再要求，那夜她只准他一到跳舞場去。

約翰祇聲的述說自己的太太底靈敏而豪悍特靈敏之好，特靈敏唯唯地應着，她祇專心察意去打量另一個女人。

那女人並不醜，某些部份還是極美的，可惜她右眼上紗了一塊遮那紗布，顯然是眼瞎病了。她的面前簡單地放着一個銅盤，內中是咖啡，牛奶和一碟糖。每一張桌子都是滿的，唯有她是一個人，有時用剩下的一雙眼睛向四面望望，大部份的時間則看着一本黃皮小說。跳舞場中的男多於女，每一個少女都有男人來伴請伴舞。而她則不然。有一個人上去陪她了，他們一同跳了一回，兩個人終一前一後的擺去了。

約翰回她跳了幾次舞就問她吃不吃東西，約翰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大方！

她還沒有吃完東西的時候，獨眼女人又單獨地回來了，而且仍舊坐在那原位置上。侍者不待招呼地送上一份咖啡。



「新書出來了嗎？那是一個妓女！」約翰說。

「噢，這樣的雜誌。」

舞場內有一個闊人，空場的大底目光都集中在那兒。他是一個中年的男人，雞腿在音樂台的旁邊；而前的啤酒杯推得遠遠的，侍者給他捧上一個大銀盤，盤中盛一雙燒烤的小豬。豬背挺直撐着雪亮的大刀和火叉，又洒着綠色的調味片和一染粉紅色的玫瑰花。他悠閑地，希給地，旁若無人的享受着那一盤極盛的食品。約翰一定要送她回家，而且回房間去，但是在進大門的時候，她敏捷地擺脫他。

約翰從此不再來找她了。

她認識了好些人，有男也有女。他們常常出去喝酒跳舞，可是她總是不去的。她孤獨地生活着，很早的起來也就很早的躺上牀去。雖然有時候思慮苦着她，使她夜不能眠，但是最初還能用希望幻想來安慰或是欺騙自己。後來，却還

不能再那樣作了，她缺少了一個東西，缺少了熱，缺少了溫情，有時候有一種情緒，這一種情緒像無數條的小毒蛇在血管裏蜿蜒，使全身發熱，每當那樣的時候，世界在她面前消失了，她所看見的祇是一個強壯男人的幻影。

「回我一塊去罷。」

「不，」每當同伴們約她一塊出去的時候，她總是笑着把他們回絕了。事實上她和別的女孩子一樣歡喜熱鬧，喜歡同男人們在一塊作一點大膽而又近乎冒險的遊戲，不過她沒有工作，沒有多餘的錢，她又還惦念着那個沒有回來的丈夫。

春天，召喚起萬物的新生，城市是綠的，陽光增加了地面的美麗。特羅耶站在小窗前，把頭探了出來。離房子不遠就是梅茵河，河水靜靜地在兩面紫色巨石修造的橋中流着，兩岸的綠草上來回着散步着。一些老年的人，把麵包屑向天扔去，白鴿們就飛來搶走了。沿河那些長木椅上坐滿了一對一對的男女，有數萬（一）在他們頭上叫。那座改名叫希特拉橋的紅石橋橫在河上，電桿和橋欄上全爬

滿了綠色的蘿羅。就是最近一個春天，她還同卡爾 同一的富蘭欣賞過春天，說笑過春天。

然而這時候呢？

千百萬的小蛇又在她身體內蠢動，她無可奈何地嚼咬着一塊手巾：「春天，我恨你！」她回過頭來正對着那希特拉，但是今天希特拉不再吸引她了，她倒在牀上，低低地數着了：「春天把我遺棄了！」

她重新站起來已是黃昏時候了，她太昏，她要痛痛快快地玩一晚上。她打開鏡包看了看，她還剩下不到七十個馬克了。但是她不惜這一點錢，今天晚上她得痛痛快快的玩一夜了。

夜，紅光照滿了城市的夜空，燈光映到河面上像一根一根長短的金釘釘在河面上一樣。霓虹燈照着河邊的一條大街。商店都關了門，紙張屋頂的燈，貨廚裏的燈來照耀來往的行人。無線電播音器像納粹黨徒一樣，張開了大小不同的嘴，

但是吐出來聲音却是相同的。特羅那穿着最好的衣服在大街中走着。她要去一個地方，但是這個地方在那裏？她自己却不知道。

她沿着街走，走到順非雅也納去。她不敢進去，那兒人已經散了，只在沿著那條巷回來，在話劇院對面的紅磨房咖啡停下來，那兒還沒有人，那兒是著名約夜蘭祥座。

她在一家小咖啡屋有跳舞的門前停下了，大玻璃窗上寫着金邊白字Café de la  
Lily(27)窗子上掛着三張音樂師底相片。

音樂已經響起來了，進去的人也不太貴族，她在那裏站了很久。她從窗下走到門前，從門前又走到橋邊，從橋邊又回到門前了。一個念頭叫她踏上石階，一個穿紅制服的孩子給她拉開了門：「請！」

她被那門吞進去了，在一個角落裏坐了下來。

廳子裏充滿了饕餮，在雲霧中浮現出各種不同式樣的臉。最初進去時她感到

不慣，但是不久就把那廳子弄得很清楚了。

廳子很小，四面都安放着小圓桌，中間留出十碼見方的地方，儘着整齊的地板算作舞場。每當音樂奏起時，那上面就擠滿了人！擠得不是跳舞而是擁抱着的散步了。廳的後部是櫃台，一切的飲料與食品都從那裏出來。櫃台上面有兩根龍頭，流出烏啤酒和黃啤酒來，另外有一個大的沙莫瓦（S.S.），裏面是滾熱的咖啡和可可。緊靠在那個是自動計算機。廳子的右端，是音樂台，三朝穿夜禮服的樂師拚命的賣力氣。

在男人女人之中，特羅耶不是一個被忽略了的人物，她被不同年齡的男子所邀請去伴舞。

這一夜給了她極大的引誘，她知道了，她明白了，她懂得了世界上最難解決的問題實際上是最容易解決的。她明白，她懂得，她知道，但是她沒有膽量！每一個夜的來臨，她都會不自主地從窗子望出去，看河那裏照紅了天的燈，

而那些步行着的男女，看一輛又一輛的發的黃色的電車。一方是引誘。一方面  
是嫉妬，她……

「到之Inza去罷！」低微的聲音在她耳邊躊躇。

「到之Inza去罷！」市聲所組成的大合唱也道。

「到之Inza去罷！」她決斷地嘆了一聲，回身把燈捻亮了，對着鏡子梳洗了  
一番，披蕩穿上最好的衣服，從容而又謹慎地走出去。

街上的行人，甚至電車的輪子都喊着：「到之Inza去罷，到之Inza去罷！」  
她踏着那自然的拍子走着，向目的地而去。她的左右腳相互的踏着拍子。嘴裏低  
低地唱着：「到之Inza去，到之Inza去！」

她在玻璃門前停住了，她的心猛烈地跳起來。她轉片想回去——

門被拉開了，她立刻走了進去。她有些後悔，但是她找了一個位置坐下來  
了。

沒有一個人來同她正式的說話，但是不少的眼光落到她的身上來。在那麼多的眼光下，她感到非常的不自然，因此她就不住的喝着咖啡。

侍者看見她的杯子空了，就走過來：「咖啡？」

「唔。」她應了一聲，緊接着一杯熱咖啡就送到面前來了。

她知道咖啡是三十五分尼（20）一杯，兩杯就等於一頓豐厚底午餐底代了。但是在這樣的場面下，她也不願離開，她也不願露出本相——窮，她咬着了。

在那許多雙眼睛之中，她發現了一雙特別可愛的，自然，那一個長着那

睛的人，很快的就找到同她跳舞的機會。

他們在光滑的地板上踏着音樂的拍子走着，在人叢中旋迴。悠羅聊嘴裏哼着一隻民歌，她仰起頭去看她的舞伴，「他的臉有些像卡爾！」接着她就發現那人的身軀，態度都有和卡爾相似的地方。

她的邊手並不是一個「外行」，他「特聰明」有十分的把握了。

「顧真美，我從來沒有見過您這樣美的眼睛。」

「眼睛？」她滿意地一笑。

音樂停止了，這已是第三次的重要，於是男的說：「下回我們再可舞吧。當音樂又起時，那像未婚的男士又走過來，仍是那麼多情地，有禮貌。」

補躬：「不拒絕我能？」

她使出膀子，讓他像情人一樣把自己挽上舞場。

在音樂聲中，在人叢中，他抱特羅那緊接了一下。「換一家去跳好

她沒有回答，祇笑了一下。

「去罷，我請您……」

他先出去，她後出去，在門外會齊了。

不久以後，他們就像一對正式的情人般坐在吉卜西人地窖裏看雜耍了。



男人不讓她喝咖啡，祇拿極利害的白酒勸她。「不要緊的，酒可以使人健康，來罷，來罷！」

雜耍底每一段都是二意雙關的風情話，每當說到很露骨的地方時，那男人就望她笑一笑。終於她有點醉意了，於是男的就說：「疲倦了嗎？」

「有一點。」

「找個地方休息休息去？」

「……………」卡爾的頭在她眼前笑，她興奮地反問那人說：「爲甚麼不可以呢？」她認識的第二個男人長得並不像卡爾，但是在神智不太清醒的醉後，她會假設這那就是卡爾。

至於第三個則祇是一個人，一個男人，一個普通的男人，祇是一個同卡爾一樣具有各種器官的人——也許他的性情是和卡爾絕對相反的，但是特羅卿在那樣一種局面下並沒有感到這一點。

從那些男人那裏，最初她曾得到一點安慰，暫時的安慰，後來，她所得到的，祇是一點錢——一點可憐的錢。

對這些事情，她每一次總是失悔的，事後她常常會大哭一場。但是等到夜來了時，那叮叮當當去的聲音又會在耳邊大聲地響起來，響得不停，直等到她走進舞廳，音樂聲才會代替了它們。

她沒有錢，她不能不每夜到那兒去。每夜她都去，運成了她的習慣，也成了她的功課。她在那兒幾乎有了固定的位置，大半她是坐在男廁所的門前的，有時她去得很早，就會找到一個較好的地方，不過，像那偏僻地方一樣自由——那兒別人不會去坐的，每當她走進去時，侍者會不待詢問地給她送上一杯咖啡，像她見過的那可憐底獨眠女人一樣。

在人家的眼裏雖也不正像從前那樣被尊重了，一個男人要找嬌膩足某一種慾望時，也不再像從前那樣要絕好些湯子，他們往往是被女人拒絕了時才來找她。

俗語說過，「有第一回就有接着來的更多底回數。」

第一回她受難受的，往後就一回比一回平常了，甚至覺得那是應該的。

「那是一個娼妓！」

這樣一個侮辱底聲音初次傳進她耳朵來時，恥辱和憤怒燒紅了她的頸子和臉孔，她最初豈狠狠地望了那說話的人幾眼，但是接着勇氣就消失了，她再也不敢去望那個人，甚至那一個方向。

那個侮辱她的人居然走過來了，他有禮貌地一鞠躬。

她不敢多看他，他胸部的卍字章在她眼前一動一動。她一罵他，想打他，但是她沒有站起來或是張一張口的勇氣。

「小姐，跳海嗎？」

「不，我不大舒服。」

那個人聳聳肩頭走開了，她想哭，但是她能在這兒哭嗎？她打開皮包，把一個當五十的分，仍扔在銅盤裏走了。

人行道上很明亮，一些喝醉了的人和一些深夜不歸的獨身漢子，他們哼着沒有調子的曲子，東歪西拐地走着。

「個胖子拐了她一下；「哈囉！」

「怎麼？」

「來吧！」他伸出手來想拉她。

「對不起，我病了。」她匆匆地跑，跑回自己的房間裏去，那兒她總是自由的了。

她決定同生活掙扎！

第二天，她很晚才起來，自己收拾了房間。她告訴房東說：「今天你不必替

我收拾房間，我已經收拾過了。」

「不出去麼？」

「不出去。」

「晚上也不出去？」

房東的態度好像帶一點譏諷。她覺得人人都可以欺侮她，但是房東不應該欺侮她。「對不起得很，我要搬家了，下月初添另找新客人吧！」她不等房東的回答，也不說再見，就走回自己的房子了。

世界上的事情不全如特羅聊所料，她餓了，得出去買東西。看看鐘，已是八點半了。

店子都關了門，她祇得走到Bodega去買東西，唯有這家店子在七點鐘以後還買得到東西的。

「哈囉！」一個人招呼她。

「怎麼這麼多人認識我呢？掙扎麼？不必了……」她站住了。

「好嗎？」

「三十馬克！」她掙扎地喊出一個大價錢來。

「好的，」那人慷慨地應承了；「不過，一夜呀！」

「好的。」她慷慨地掏出手，他們成了「對暫時的情侶」。

每一回個生活掙扎，她總是失敗了的！

她年青，她漂亮，她美麗，她身軀和使人失魂底去滿底肉體有把握地每夜弄來十個馬克——這是除掉一切黨外底平均數。

在過去有時她遺失掉，現在她早把羞恥忘記了。她認為這祇是一種極公平的買賣。別正個大拿田相當的錢來換取暫時的安慰，而她，在那「暫時」之間，也竭盡自己的力量去取悅對方。從那兒她得到一點錢。（最初她也得到過暫時的款樂，可是後來不知怎樣她消去了。）

她想：自己這樣可憐地生活着，可憐的得到一點錢，她應該把這點血汗錢更自己生活得好一點。

搬家以後的房子是一層全部的頂樓，她的脚下有三層房子。她有一間客廳，另外她還有一間真正的臥室，浴室和廚房——那是常常都不用的。爲着這房子，她又雇用一個下女，每天下午三至五來給她工作兩小時——把房間收拾得乾乾淨淨，房間裏裝飾得很漂亮，但是那些都是月租一百六十馬克以內的。她自己的東西除了衣箱面外祇有一張希特拉的相——這張畫像而今已配上價值二十五馬克底金色框子了——和新安裝的電話。

每當電話鈴子下午或是晚上響起來的時候，她就取下聽筒。「哈囉，H B (30) 三二五。」

「——是你嗎？」

「這兒是特達斯——」

「——晚上有時間嗎？」

「你是那位呀？」

等那邊回答以後，她就給他預留出一個鐘頭的時間：八至九，九至十，有時也有十二至一的，她把人名登記在一張精美的卡片上。

因為她美麗，所以有時候她不得不說「呀，真對不起，親愛的，你不能明天再打電話給我嗎？」

對於這些「親愛的」底名字她記不起許多，不過一些胖臉，瘦臉，特別奇怪的臉，她總是記得的。當他們第二次來時她就會給他們一個外號，叫他們 *Spitz* (*art* (31))，*ruppel* (32) 或是 *Schnebnich* (33)，那些人也不認為這是侮辱，而喜歡承擔了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她不大歡喜購買普通的衣服，因為她接待人家時祇用得着睡衣。這樣的一項生活增加了她的地位，但是麻煩也就隨之而增加了。



生響大罵她笨貨，連面發黃，從衣櫃裏來弄書，每一個阿寶她都從這裡

回答，唯有

「職業——？」

「Arrestation」。(註)

「啊——？」

但是這樣的麻煩是極容易解決的——因為她很美，而那些入又是不拒絕美的。

愚尖銳的喘着，第三個冬天來了！特難窮房子裏沒有火，因為下女沒有來。她自己疲倦地躺在牀上，沒有動一動的力量，窗子是關上的，陳舊的空氣使玻璃上起了一層溼霧，外面禿了的樹枝像淡墨畫一樣貼在上面。她本來病得很利害，在這樣惡劣的心態下，她簡直不敢想點甚麼，尤其是未來，未來正像這種的天氣一樣，使她打抖。

無線電收音器使她發現了，那是一件久被她遺忘了的東西。「這不是一個會說話的東西嗎？」

她從牀上起來，但是她又頹然地倒下去了，她感到難於忍受的暈眩，眼前是一片幽綠色，在無茫茫之中又閃爍着點點金星。

下午，下女來了。第一件是給她打開收音器，機內的電光透出來，她感到濕漉漉，就從那一點不自然的光輝上，她得到了安慰，她吩咐下女快把壁爐燒起來，她要看那熾熱的紅火籠。

「……演講！」收音器放出來的聲音她沒有聽清楚，接着就聽見嘩米暴雷似的響聲。

「這是誰？」她自問着，因為一個不大出名的人是不會獲得這麼熱烈的歡迎的。

一個男人粗暴高亢的聲音：

「瘦弱的男子和瘦弱的婦女！」

「是希特拉？」她掀起一件呢麗衣披上，赤着腳跑到下一層去打房東的門。

「首領今天講演嗎？」

「誰？」

「希特拉。」

「也許罷，他常常要講演的。」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下來的，她記得很清楚，下樓的時候很快，同她三四年前下樓一樣的快，但這梯級現在變得高而又險了，她喘氣，她腿上的肌肉發抖，她使出最後的力量來抓住欄杆，一步又一步往上撲。走進房門時，她再也忍不住，她讓自己倒在地毯上。她沒有失去知覺，但是她不願動，因為這樣躺着似乎還舒適一點。

收聽聲中的希特拉並沒有等候她，講演已經快完了。

有生育，生育！

——……意志的男女，你們應向納粹貢獻出最大的能力，除了工作，還

第二次大鼓掌又機關槍似的響起來，對這樣的聲音她不喜歡，她臉上收斂

臉。  
 風沒有停止過，當她醒來的時候，戶外好像淒涼地下起細雨來。她捻開電燈，牀邊放着從客廳移來的小圓桌，上面放着一盞小油燈，燈上是一小壺荊芥茶（36），這一定是下女給她預備的。她喝了，她感到略有精神了，而且她感到大

厭。  
 她走到電話機前，把前幾天塞在鈴上的棉花圈取下來，然後打了一個電話到一家熟館子裏去要半磅火腿，半磅牛奶和一些別的東西。

食物增加了她的精神，她縮在大沙發上想着一些事情，但是越想越使自己害怕。「要是我這麼孤獨地死了……」眼淚無阻止的流下來，從眼淚她感到人間的

溫暖，從那一點入骨的溫暖她減輕了死的恐怖，她覺得她還很年青，年青時是不會死的，她的眼光又自然的落到希特拉像上。

黑空上劃過一條白光，接着就是一個轟雷。她的眼前現出一幅悲苦的圖畫。

河邊有一個小禮拜堂，坐落在一個極大的草場上，二十多株大樹遮沒了陽光和微雨。樹下設着石頭板凳。祇要不下大雨或是連綿的小雨，那兒總坐着幾個老婦人。她們坐在那兒，長久而每天的坐在那兒。她們並不是在那兒欣賞風景，也不是在默想甚麼事情，也不看書或是看報，她們就那樣地坐着。她們常常坐得很久，黃昏時也不肯離開。

這圖畫，她是常常見到的，最初她沒有注意到，後來她才仔細地看了看她們。「她們在那裏幹甚麼？聽鳥兒唱歌嗎？讓陽光和微風來撫慰她們皺了的皮膚嗎？」她曾經這樣地問過自己。但是今夜，那幅畫重現在眼前，而且非常精緻的出現在眼前；甚至某一個老太婆臉上的某一條皺紋。

「我也知道壓瘋這麼？」她失聲地喊出來，鼻子受了最大的刺激，感到難忍的酸痛。她再一次帶着淚跑起來，失聲地在屋子裡走。幾次，她的頭同牆壁碰着了，但是並沒有感到疼痛。她仍照舊來回大步的走。

「盧森堡太太，您不要一個孩子嗎？我真失悔當初不要一個孩子。不然，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寂寞了！」

「生育！生育！」

房東的聲音，希特拉的聲音在她耳邊喊。

「不，不！我不能像那樣寂寞，我要一個孩子！」

她的病還沒有好全，生活就又逼她自降等級回到街上去。要是她不搬家，她不會這樣的窮。她也可以暫時的敷衍，假使她不願向房東啟口。十多天的病，使她的顧客們絕跡了，在他們的眼中，這個安琪兒是消失了。

「重新到街上去！」她帶着一把久不動用的筆踏上街道。她有點害怕，害怕

那是一個妓女！

——那是一個妓女！

她有點不願聽這樣的聲音，但：她是一個夜的工作者，她不能反問人家。她知道，好些人都作過自己底暫時底情人。她自己安慰自己說：「我同別的女人一樣，同別的女人一樣是個人，是上帝的兒女，是亞當和夏娃的後裔。她們屬於一個男人，或是兩個三個的男人，而我屬於數不清的男人，屬於能購買得起我暫時愛情底人。」

黑空下着雨，藉着貨窗裏的光可以看出那雨絲是粗大而有力的。路上已經溼了，好像抹了一層油似的非常光滑，像一面不太清楚的鏡子，模糊地映着各色

的燈火，像大年夜的梅茵河一般的漂亮。

她捧着那把傘——一把同她的裝束不調合的傘，在每一個貨窗前都停下來，

看着裏面陳列着的東西或是用一隻手故意輕輕整理櫃檯，她希望有一個顧客的來

隔。

對於寒冷的夜她常是沒有把握，尤其是一個雨夜。不過這樣的夜也有她的好處：她可以避免那些戴鐵盔的警察。

好幾個夜的男人從她身邊避去了，他們都會打量過她，她也笑着去迎接他們的眼睛。

「同我去罷？」她向一個人說。

「找一點甜密吧？」她向另一個人說。

她放涼地拐了第二個人一下：那個人也沒有跟她走：「多少錢？」

「十。」

「太貴了。」

時間過着，時間過着。她決心回去了。她打算明天先付房主一筆錢，剩下的屋子以錢弄歸。



她慢慢走著歸途。

一個瘦弱的少年人望了她一眼，但是又快步的走了。他又停住了。他又走來，他又回頭搶過她的前面去，不捨而又膽怯地回頭與她。

有一次，當他走近她身邊時，她就「Wia」(走了)一聲。

「小姐，晚安。」他的聲音很小。

「晚安。」她例外回了聲。「跟我去嗎？」

「好……」那青年學徒膽怯地問：「多少錢呢？」

「十。」

他搖著頭，聲音顫抖著：「我……我不成。」

她心裏發笑，「那嗎，你有多少呢？」

「三個馬克。」他紅了臉。

「三個馬克，」她想笑，但是她忍住了，她伸出膀子挽著他：「小男人，我

大膽子跟我來吃。」

她像一個姐姐，像一個情婦，也像一個母親，他對付這個少年朋友。

年青人動手脫襯衣，她止着他：「房間裏沒有火，你當心，要受涼的。」

他全身都發抖，但是那並不爲了冷。他抖擻的手接受女人給他的避孕套。

她吻他，熱烈地擁抱他。「你是第一次罷？」

他慚愧地點頭。

自從去兩禮拜以後，她沒有接觸過這樣善良的人，（這孩子像一條小羔羊）

的朋香心。「我要一個孩子。」

她不讓他走，同他談，談得很多。

「你喜歡我嗎？」

「喜歡。」

她要求那個少年不用避孕套，再逢慰問一回，他應允了。

她的希望沒有落空，她不能出去工作了。整個的夏季她都待在家裏，

也不敢去。她興奮，她又害怕。

一個小女孩在秋天的夜裏降生了，那時除了母親而外身邊沒有第二個人。遵照育兒法上所指示的，她勉強地給她剪去臍帶。

女孩的生活是非常講究的，食品和別的都遵照了育兒法上的指示。在作母親的方面，則完全不同的，她被生活所迫得非常之緊。她不能担負每月一百六十馬克的房租。她要搬家，她要分一部份的錢給女兒。她寧願自己受苦，但是自己的女兒必定得像公主一般生活着。

她搬了家，一間每月三十馬克的小房間，她不再把臥室。非正式的臥室分成兩起了。

由於這原因故，孩子不能不走走，送到一個地方去寄養。為尋尋找找一個地方，她費了好多時間，好多精力，終於在距離三十公里的地方找到一處合宜

了。那是一個中年女人，她認為是一個好心腸婦人。

那住處離城不遠，每天她可以坐電車去看她，雖然來回要化費一點多鐘的時間，但是她樂於這樣，祇要她在孩子旁邊，她就不想走，她覺得那是一種安慰，是一種幸福。

正因為這樣的安慰，這樣的幸福，她每天睡眠的時候減少了許多。但其他一點也不覺得疲乏，她祇感到興奮。

她把孩子打扮得非常漂亮，她可以以此向人家驕傲，「這是我的孩子！」

她從孩子那兒回來，天已經黑了，就在一家飯館裏吃了晚飯，接着就在人行道上走動起來。

「哈囉！」一個男人招呼她。

「先生。」她站住了，含笑迎着他。

「願意嗎？」

「癩當時，」她說：「十個馬克。」

「十個馬克！」那人驚喊了一聲：「你——十個馬克！啞！」

她受到侮辱，很長久了，很長久她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了，她快步走回家去，奔上四層樓，奔上五層樓。她倒在床上哭了，眼淚自由地流出來，眼淚溼透了床單，床單貼在她臉上。

「爲甚麼？難道我老了嗎？」她站到鏡子前面，細細看視自己的臉。

眉毛很黑，但是黑得不太自然，很少的黑鉛已經抹到眉毛下的皮膚上了，眼睛下面的白粉遮蓋不住不自然的青色。額上有三條大皺紋，小的皺紋已經計算不清了，兩頰上的肌肉鬆弛了，眼角上拖着兩條深而黑的粗綫。她不願再下去，就閉上眼睛。

她悠長地涼地嘆氣：「特羅卿老了。」她傷心，她才二十歲，她自言自語地說：「二十歲呀！」

一個思想閃電一般掠過。她雖是笑着口，可是她爲這個思想笑了。她捻滅了燈，很快地走下樓去。

她在電車站等得很久，但總忘記了那時候是已經不會有電車了。過了很久她才對那個等得失了望的總走動歌劇院圍場去撿汽車，可是那兒車影人影全沒有一個。一切的力量都至能阻止她。她是認得那一條路的，她就半走半跑的向那條路上跑去。

路上很靜，祇是電杆和樹子在路面上投下孤鬼般的影子。這時候，世界屬於她了。她身上發熱，汗水流得很多，把衣服貼在背上了。她並不去理會這些，兩腳發燒也不能使她的步子減慢下來。她走進林子，天色已有點兒蒼白了。穿過林子再走三公里，就會到達那個地方，那鴉鵲似的小屋會給她最大的安慰，於是她喘着氣狂奔起來。

她不能鬆弛了，身子斜靠在鐵門上，手指不動地按着門鈴。

門開了，她並沒有留意是誰來開的門。她一直就往裏頭跑，經過那堆草，經過那堆草，上了一層樓梯，推開門走進孩子的屋裏，跪在孩子的床邊。她的眼淚同汗一樣地不止的流。

「小生命安靜地睡熟了。」

在淡藍色納燈光之下，特羅雅用深藍仔細看着，孩子的手平放在白被單外邊，兩臉兒一樣看着紅潤的顏色。她有幸福的臉，臉上有沒有經過描畫的自然的眼毛，閉着的眼睛下沒有蒼白的顏色，也沒有有着粗大的皺紋。她的臉長得那麼好看，既沒有發軔也沒有皺紋。

「世界雖然不是我的，她總是我。」她安慰了自己，她不再哭了，她在淚光中笑了。她發誓，要用自己的血和肉來撫養這孩子，要她絕對的舒適，絕對的幸福。

她站起來，低下頭看着孩子，聲音從她舌縫裏流出來：「我不美了，是的，

你的媽媽不美了。你的媽媽從前是漂亮的，但是現在，她的美麗全給你了。你是漂亮的，你一直都要很美。」她對自己的話沒有把握，最後一句連說出來的勇氣也沒有。

「盧森堡太太。」

她回過頭去，那位保姆站在她身後。

「晚安，」她也笑了。「笑。（這樣的笑，在她還習慣了的時候。）

「晚安？說早安還好一點吧。Hall-Hillar！」

她看孫孫冷淡的回答有些不懂得，她靜靜地望著天大笑起來。

「我不願替你撫育這個孩子了，不清不白的。」她畫了一個十字，「呵！」

「好了。」她咬一咬牙齒，壁上的鐘敲了六下。「我認在寫信給你，」

「孩子們的衣箱裏不剩什麼了。很快我就離開了。她對這房子永遠保留著感情。」



去曼寧車爾斯去。

兩個鐘頭以後，她決定了一件事體；「到柏林去吧，柏林是最大的城市，柏林對我總不會這樣殘酷的。」然而這祇是一個計劃，她並沒有離開，因為孩子突然病重了。

世界非齊她，不讓她作一個世界上的人。沒有人可憐她，也沒人再憐她，她祇是孤單單地一個——那個最親愛的人，事實上不特不能幫助她而且是她的一個異資。

「博士，請您發發慈悲吧，我實在沒有這麼多的錢，您可憐可憐我，可憐可憐我，我是一點能力也沒有的，我祇是一個可憐的娼妓。」

她說出了最可憐的話，可是那一位醫生並沒有在事實上給她一點幫助，「夫人，我可以替你無代價的看病，但是在藥品和針藥上是無法幫忙的，因為……您

是明白的，我自己也得買去……」

無線電放送器張大着嘴已：

——德意志少年到達方去，遠方有無限的寶藏，遠方可以使少年人成爲一個有功於國家者！凡是有這種志願的人，納粹願以最大的助力相助……

「卡爾兒是爲了這個走了的？卡爾真不回來了嗎？」她這樣的想着，這樣的希望着。她抱着發燒很高的孩子回寓所裏去。

她躺在孩子旁邊，總想着：「他們的話靠得住麼？他說會使我們生活安定？可是現在運黃油和雞蛋也受到限制了。」一大批她認識的少年人廬廬現出來了，那些人都和卡爾一樣向望不見的非洲，澳洲，美洲，亞洲去了，向去得遠處的，連價也付不回来的地方去了。南北極的冰使他們的愛情冷凍了嗎？熱帶的炎熱溶化了他們嗎？這些疑問都解答不了的。卡爾去了，卡爾祇不過是千辛萬苦，爲了志少年中的一個罷了！「他們使那麼多的少年人去了，爲甚麼不使一個回家呢？——難道是卡爾一個天國裏的好？」

孩子在母親的窮困當中好了起來，在苦難的生活之中，這是難的一點點可以過去。

街上常常有列隊的人走，他們手拿香火把唱着歌。這幾乎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情了。每當特羅德邁了這樣納粹的隊伍或是三九個成羣的黨員時，她總避開他們。

她從廣闊的胸口中，聽過不少詩歷底事情，納粹少年黨員們的好教風景，同警察差不多的。一小部份的人足是使人難於理解，他們的性情是有如秋天的天空，瞬間萬變。剛才對你很好，立刻就對你怨恨起來。

「你遇見過Weiss Manner(38)嗎？」

「甚麼叫Weisse Manner嗎？」她不懂地問。

「Weisse Manner就是Tradition(39)。」

她不知道這話的意思，她從字裏面查出來了「傳統」以及「繼承」了。

一回，她沒有來得及逃免，三個納粹趕上了她，他們包圍了她，他們的調笑聲也包圍了她，他們任任而諷沒的笑使她受不了，她請求她說：「先生們，讓我走吧。」

這回答更給了他們大大的鼓勵，更無止息的調笑起來。她不敢嘆，也不敢抵抗。在那街上馬上，足足讓他們鬧了一個晝夜才溜出來了。

她跑過兩個街口，才在一家啤酒酒店前站住喘氣。她找着一根電線杆，她就倚着它，閉着眼睛。

啤酒館裏隱隱地傳來一隻音樂調子，那是她所熟悉的，她隨着曲拍喘氣，她暫時忘了哀難。

門開了，一個醉得倒歪歪的人被音樂牽起了出來，那扇門又自動地關上，裏面的聲音立刻截止住，像發銳利的斧頭砍斷了一樣。

「麻子小娘兒！」那個人擺着頭，眯着眼睛望她，嘴角流出涎沫。他伸出有

方的肩膀，扣住她的頸：「跟小子親親，我去！」

「多……少？」她的聲音發抖。

「多少？哈……」他狂笑，笑聲像一大把銅幣撒在地板上閃爍的滾，「去，去！到警察局去！」

「啊，先生，您——」她把持不住自己，軟弱的全身立刻要化成灰一樣。

「您……您哪……」她幾乎躺下了。

「讓我到你那兒去——」

「好，好……怎麼都……好」她覺得心跳得很利害，這比剛才已經好得多了——剛才她幾乎失去了知覺。那人胸前的卍字章顯得更大了。

他們一前一後的走着，特蘿爾找一些話向他獻媚：「這是一個寒冷的夜啊，

先生，您不冷嗎？」

「你可以使我暖和的，」他俏皮地回答，他以為自己很英勇。

特羅神基業經被人侮辱慣了的，她祇感到一些兒的難受，而且這難受不久就沒有了，就消失在那寒冷的夜霧裏了。她又不自然的笑着，用一些習慣的熟悉的動作與言語對那個人談話，使那個醉鬼開心。

「怎麼？」那個人常會很凶狠地喊起來。

「她祇有含蓄淚笑；「怎麼了？」

他們正要轉進巷子的時候，另一個強壯的手臂掀開他們。她是被驚嚇慣了的，故調頭就跑。——站着！

「她站着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自言自語地說。

「說罷！您這樣冒充警察的行爲有幾次了？」

「別嚇唬我！您有警察的號牌嗎？」

「自然有的。」

侮辱她的那個男人不說話了，一件發光的東西套在他腕上，接着就聽見一聲

蕭蕭聽着。

「……說，他欺騙過你幾次？」

「一次，就祇今天這一次。」她照實地說。

「……去吧。」

特蕭腳也不停地往家裏跑。

壓迫，侮辱，羞恥，她在重重重負下喘着生活，流着淚生活，度過了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六年長悠悠的歲月。

這其間，她的眼睛失了光彩，眼泡腫了起來，乳房下垂了，皮膚鬆弛了……她的一點希望，一點從卍字旗上生出來的希望依然在卍字旗下消滅了。另一面，她的青春也在卍字旗下獻祭了，犧牲了。她還很年青，但是她不再美麗；看起來她是一個三十七八歲的婦人。





對於這三種房子裏的孩子們是一個最好的娛樂地方，但是母親總不讓她去的，她告訴夏娃說：「你不要下樓去，要玩就到房東那兒玩去。」

早上，她同着孩子一塊起來，給孩子吃過東西，就把她送到房東那裏去，自己再回來睡。

陽光照着玻璃上的水珠子，冬天裏是很少有這樣的天氣的。她不睡了，她坐在窗前，讓陽光來沐浴着，從那種溫暖裏，覺得自己是新生了。她回憶起自己生長的地方來，那回憶是甜美而又辛酸的。她把夏娃抱得很緊，回憶是一種力量，回憶把她抓得很緊。

在陽光中，在回憶中她含着微笑，這微笑不是假裝的，而是五年來沒有過的微笑！當她從撲實的人羣中，美麗的小河邊，蔥綠的原野上隱過來時，閃閃着，夏娃出去了。

夏娃不在房東那裏，她急了，她走到院落中，夏娃在那兒。

夏娃坐在小山腳下哭

「夏娃，你怎麼了？」

「他打我。」

「誰？」

她指一個希特拉少年團員給哥漢看，那孩子已經走遠了。「快說我沒有爸爸；媽媽，我的爸爸呢？」

她無法，她祇好說：「他到別處去了。」

「別處在那兒？」

「在非洲。」

「非洲在那兒？」

「非洲在天底下，遙遠的地方。」她不住地磨着女兒：「夏娃，我們到和

林去罷。」

「柏林！」夏娃很高興，眼睛閃光輝。「柏林還有希特拉！」

「柏林有希特拉，」母親說，一而就收拾行李，「但是希特拉同我們不生關係的。」

經過六個半鐘頭的火車途程，她們到了四百多里以外的首都柏林了。她們被火車吐出來，正式加入柏林的人流中了。

柏林同佛朗府一樣，有高大的建築物，有人工製造的光明，有響亮嘈雜的市聲，不過更高，更亮，更響些！

車站正門對面是巨大的告白牌，有雜耍場的廣告，有懸賞五萬馬克的緝凶告白，有第三帝國的宣傳品，有女人的大腿和下垂的頭髮與小鬍子，有乳峰，有粗大的卍字商標。在強烈的燈光之下，那些都是極使人注意的。

Scala的綠燈、Wintergarten (42) 的紅燈交織着。

「高貴的太太，您到那兒去呢？」提行李的脚伙站着好久，才這樣問。

「啊，等一等，」她急著把夏娃抱起。「那兒有旅館呢？」

「到處都是。」脚伙回答。

「隨便找一個不貴的。」她說。

在一家小旅館裏住下來，立刻就帶夏娃去吃晚飯，隨便就在報上找小房間出租的廣告，柏林她沒有來過，但是她知道，她應該住在那兒。

「那小房子，她處在柏林的東區，環繞着路的盡頭，大小祇容得下一個大沙發，沒有電燈也沒有抽水馬桶。」

「多少錢一月呢？」

「兩毛馬克，早飯不在內。」

「太貴了。」

「煤氣二個月就要燒三四個馬克呀。」

來了。

「這不算黃昏，要對這房間有絕對使用的自由。」女房克兼意的笑了。

亞歷山大廣場的霓虹燈每夜都燒紅了天，市聲震盪人的耳鼓，但是那尖尖的古教堂和強壯美麗的德國女人底裙像總是黯黯的，這兩件東西點綴了柏林之夜。

男人女人，他們在遶圍邊邊上走。燈光之下看不清他們和他們的臉，然而他們的眼睛是特別發亮的——男人饜饜的眼睛，女人香香的眼睛。她們感觸……

——來吧，來吧，三個馬克

——來吧，兩個馬克！

這些聲音非常低的，她們這高聲喊出來的力量也沒有。雖然這也越深越深，他的市聲之上。

火車總站也在這兒。環繞車站也在這兒，莊嚴御用的警察總局，靈神不可

侵犯的古教堂都在這兒，它們的附近散佈著小飯店、小咖啡館、百貨公司，總理的衙門與各部衙門，更散佈著回到廚房以後的淑女，與及被人稱為最下賤最無耻的娼婦。圍牆上最多的不是人，不是車，不是夏天底日光，冬天底雨雪而是娼婦們的血淚與精液！

特羅樂也和別的女人一樣每晚在這圍牆上繞圈，繞圈也沒有在佛朗府自由，她剛一站下來，後面的人就會催促她快走。好些女人比她那年青，比她漂亮，她們自傲地望著她，她自己非常傷心，她羨慕她們，她嫉妒她們，她恨她們。她有滿臉雀斑。

往往，她腳腰都酸痛了時也沒有過來同她說話的人。

有時候她帶著一個男人回去，每當走進房門時，她就請求那人說：

「請輕聲些，我的夏娃睡熟了。」

在暑熱籠罩下重疊著，她給水夏娃買了一樣酒，樹上掛著些些香香的東西。

「媽媽，妳怎麼了？」女兒哭聲響了兩盞茶一鐘。

「我很好，謝謝你。」她假笑着，她又一次的欺騙了女兒。

她晚上早早打發孩子睡了，自己就出去工作，下午，她趕帶夏娃到菩提樹下，大街的盡頭聖誕園中去玩，帶着去坐大秋千，坐車輪盤，買小彩票……

她的錢是辛辛苦苦掙來的，但是在耍博孩子的一笑上，她是絕對不吝惜的。火上的雞，火上的香腸，這些都引得她興致，但是她把吐沫常是吞回去的。

除夕，對於她是一個機會，她想，「別的女人也許不會出來吧？」

街上比平常靜些，從城市的別部份常有火花飛向天空，人們正慶祝除夕呢。但是，她所在的這一部份，除了舞場咖啡館而外是很靜的。

她可以不繞着圍場走，他可以站住不受別人的催促，路上的人太少了。

她走近那個偉大的銅女像之前，平常，她都不會仔細的看，今晚上的她可以看

個畫真了。

那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人，丰满的胸，肥大的臂，肌肉隆起的四肢。她的上長著纖細和青苔。她的頭活潑的穿著美麗的巫空，一個瘦弱的老頭子，站在她的腳下發呆。

她聽見一句輕微而清楚的聲音從他口裏流出來：「柏林，你苦惱的大谷！

(傳)

她走出去，「先生，對不起。」

她回過頭來，嘆了口氣：「姑娘，我不能同你去。一樁把自己的襖套抽了出來。」

「先生，你會錯意思了，我想問你一句話。」

「差我能解答的嗎？一九三三以後，不能解答的問題太多了。」

「請你再去畫畫一遍，請你來畫畫這畫一畫。」



「那是政府禁止的。」

「不，您得告訴我。」她非常誠懇的請求着。

「柏林，您這差的大谷！」

「對簿了，對簿了！」她喊着：「柏林是痛苦的大谷！」她又問：「爲甚麼要禁止呢？」

「這是一個猶太婦人的話。」他頓了一下，你問他幹甚麼？他是德國人，不要來管我們猶太人的事。」

「不，不。人總是一樣的，看在同情上面，您不會拒絕我罷？」

「這是海涅的詩……」

一個朋友人和一個警察出現在他們身後，他們被帶進附近一個大建築物中的一個小房間裏。

一個作母親的人，用血淚和……用壓迫和侮辱所生長的菓子來喂養孩子算

是獨了法，而那個德國人一按具有人心時，太人素被說不應該好一德意志女子  
而被了

警官說：「罰你三十馬克。」

她遲鈍的說：「我沒有。」

「二十呢？」他善意的說。

她堅決而又低沉地回答：「也沒有。」

「十個呢？」他帶希望的問。

「也沒有。」她高聲地說。

「那嗎，你怎樣生活呢？」

「一天掙來一天用去。」她用盡了全身的力量喊，這樣喊了以後就輕鬆了

多麼的。

「從輕判決，拘留你七天。」從警官的鬚叢中，吐出使她痛苦的字句來。她

愁慘地喊：

「我有夏娃！我有夏娃！你們不能拘禁我！不能拘禁我！……」

這就是法律，替寫的話是法律！法律是有伸縮性的，你可以給三十馬克，少一點是十個馬克，或者，你也可以住一個禮拜監獄。

母親七天沒有看見夏娃，但是也可以說七天來，她天天都看見夏娃的，無時無刻不在她面前的不是夏娃嗎？她哭的時候就看見夏娃在哭，不如意或是餓得哭。她笑的時候就看見夏娃在笑……她常常站起來，向她走去，當她的頭碰著玻璃時，才知道女兒並不在自己身邊。

苦難是消滅不了的，自由終有獲得之時。她得到自由，她在路上跑，她眼前祇有一個夏娃……她倒下了。

她張開眼睛，夏娃不在她身邊，她就喊：「夏娃！夏娃！」

——您不能說話，淚流血太多了。

來。

照著她的意思，夏娃夜裏鑽床前來。她急急捉住她的手，嘴角上露出笑容。

老年的醫生失望地說：「可惜沒有牛肉和雞蛋……祇是菠菜恐怕是不夠。」

特羅雅雖見夏娃在說話，但是聲音低得極，聽得聽不出來。

「她睡著了。」

「是的，我睡著了，」她這樣地想著，眼跟前浮出故鄉的田園來了，她，她追悔過往的鄉村生活。

街上喧鬧起來，有皮鞋正開步走的聲音，有唱歌的聲音。

她數數要開眼睛：「這麼熱鬧麼？納粹又幹什麼了？」

今天起正月三十晚，他們慶祝希特拉……

對希特拉，她不再希望了，她祇想多看夏娃，但是若干年來她的眼睛張得

夠了，她沒有力量再灌下去。

她想着，但「讓這雜生活好點吧。她的未來總不會像母親的以往啊……」

小母親的眼睛睜上Karlsson

「Merkelshaber」他又睜了。夏娃的手從母親的手中脫出來。

納粹的行伍，點上了火把。夜來了。

工役把那張空着的床抬出去，領手扯去「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那一張

日曆。

沒有風，沒雨，柏林的市聲合唱着：

——柏林，你痛苦的大谷。

日標。

(1) Drittes Reich

(2)「希特拉萬歲！」是德國招呼人的用語。

(3) 公寓·Pranation、一種帶火食，臨時長住的小旅館。

(4) S. S. Schutz staffel。(禁衛軍)。

(5) S. S. Sturm-Abteilung。(親衛隊)。

(6) 萊比錫黨報中、Gründung des Dritten Reichs

(7) KONSADP = National Sozialistischen Partisch n Arbeiter Partei

黨。中德黨報。

(8) 雜誌：Der Geselle。

(9) 同本：Der Kamerad。

(10) 入票酒：Der Geselletrunk。

(11) 納粹：Nazi、國社黨或國社黨員的縮寫。

- (12) A. Hitler: Mein Kampf.
- (13) 人民黨 Volkspartei.
- (14) H. J. G. Hitler Jugend, 希特勒少年團。
- (15) J. D. M. Bund des Deutschen Madel, 德意志少年隊。
- (16) Eravo, 原是法蘭克、班羅爾好「意思」。
- (17) Fuhrer 領袖。
- (18) 佛羅大帝 Friedrich der Grosse (1712—1780)
- (19) 俾丹帝 Otto I. smark (1613—1689)
- (20) 指 Leutsch, Walze 而言，這是旋轉得非常之快的跳舞。
- (21) 一九三三，希特勒上台以後發佈的政令
- (22) X X X X .....
- (23) 第三帝國 Drittes Reich。
- (24) 世界五大強國之一。

(25) 拜耳州 am. ain.

(26) 德意志。

(27) Nizza 是法蘭西的一條河，這裏借為咖啡座的名字。

(28) 沙莫瓦 Samowar。俄文，即茶炊。

(29) 一百分尼是一個馬克。

(31) 五個字的總數，當信不好記，德國人就將頭兩個數字用字母來代替。她先叫出自己的總數，是看看對方要說沒有意思，要是錯了，她就不必再說出自己的

總數了。

(31) Spitzbart 山羊式的鬍子。

(32) Truppel 木頭人。

(33) Schmerbarch 火肚子。

(34) Arbeitslose 失業者。

(35) 在講故事，自古無這樣的稱呼法，直到墨索里尼到德國以後，希特拉才用這樣



的稱呼。

- (36) 無芥茶 Pflorminz-tee。
- (37) Wie 怎麼。
- (38) Weisse Mann 是娼婦用語。指患淫蕩症的人。
- (39) Badiste (n) 男性淫蕩者。
- (40) Eva 夏娃。
- (41) 院署 — Der Hof。
- (42) 這是柏林的兩個大雜耍戲院。
- (43) Berlin! Berlin! Du Grosses Jammer!l
- (44) Mutterchen 小母親。小母親不一定是結過婚的，但是她必得是生育過的。

## 田字旗下跋

人類能有現在這樣的文明是不容易的，人類得有今日的文明是有過夢不醒底昨天的，而昨天是非常艱苦的。我們昨天的同志，沒有停止地用他們的血和汗甚至於性命和艱苦鬥爭，不管他們幸與不幸，他們都死去了。在他們骨丘上生長出比他們在生時更鮮豔的花，自然，這些文明的花朵是用了他們底血肉來作肥料而養育出來的。

過往的同志爲甚麼不看重他們的汗血與生命而要和我境作生死搏鬥呢？同現在也沒有例外，總是爲了「自由」兩個字。他們不特是爲了本身或僅僅是那

代人的自由，而正同後代人同未來的人類一樣為著本身。這一代與未來的後人爭自由而戰鬥。

昨天是艱苦的，面前一個昨天則更艱苦，這其間的進展雖然是極少極少，可是這種少的進展，極少的「好轉」就是一個最大的刺激，最大的引誘，因此，更多的後來人，投向自由底懷抱中去了，死戀着他們！

回想一下遠古的昨天罷。

洪荒的林子裏，徘徊着巨大雕歷的四牙象，倒齒虎。濱海的地方，原始的巨鯨，龐大的鸞鷲，兩棲的大蝙蝠——那軟骨的翅張開來，陽光就黯淡了。峭岩上站着褐色底鷹，閃着尖銳的亮眼像現代的探照燈一樣的轉，這些東西又輕快又寂寞底叫着。那些尖銳或是低沉的聲音正像天上底雷電一樣的咆哮着！

昨天底同志並不會畏懼這些，他們想法子來打退那些可怕的可怖的無人性底獸。那時候的人類恐怕還辨不清方向，世界上也還沒有路這種東西。當他們出外的時候

必得成羣結隊的拿着他們的石頭刀棒，一邊走，一邊像現代的阿比西尼亞人一樣把樹皮打給弄成當作標幟；如果狂風或是天火毀壞了那些「結子」，而他們又不會藉天星或憑湧水來找尋離途的話，他們就不幸地離開他們的「族」，再許就離開了昨天的，最原始的世界。

但是昨天的同志不會懼怕這些，他們不斷的為自由文明而奮鬥，為那一代而奮鬥以後的子孫。

由石器時代而進入了鐵器時代，這其間是若干的歲月了，但是生與死的搏鬥是始終不會停止過的。

我們的祖先住在樹上，住在洞穴裏，而我現在是住在這樣安適的樓房裏。在日常的生活裏，我們是這樣的前昨天是那樣的。文明是那樣的繁盛而自由與尚不會完全的達到人們的手中。

自由神在世界上的每一個大都市裏矗立着，可是是不是真像自由神那樣呢？

也許連那城市的市長，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罷？

近來，完全的自由已經有了影子，世界上已有真正得到自由的地方了，而正相反，它的緊鄰却不是那樣的。

中世紀曾被人稱爲黑暗時代，而那時候又流行一句名言：「隕手中有鞭子誰手中就有權力！」

羅馬在古代因了奴隸而發着光榮，盲目的史家把光榮推到英雄們的頭上。而現在偏有人要把時代拉回去！

而那樣的人還被人推崇，效法，於是世界上就有一部份的土地掉進最悲慘的命運中去了。

我有機會在那個國家裏住得很久，我同那些受難者生活在一起，一部份要我寫出來，我給它們取了一個總題目：「卅字旗下」。

紐倫堡紀念原名五日記遊，刊在維也納報紙上。關於那時候對訪我修改文字

錯誤的人，我有極悲痛的懷念，所以這集子裏增加了一篇「懷P博士」，是帶着紀念的意義的。

文光學刊之二

# 不自由的事故

★

有署名權 · 不准翻印

實價國幣貳拾伍元正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S

· Y

發行者

陸

夢

生

發行所

文

光 啓

店

印刷所

建

華 印 刷 廠

廠

經售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店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